

卷之三



原件短缺

卷1-3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



政宣上帙四

起宣和元年三月十八日甲子盡宣和三年正月

三月日丁未朔是日改元宣和

宣和元年三月十八日甲子差歸朝官朝議大夫直

秘閣趙有開忠翊郎王環充使賚詔書礼物與李

善慶等渡海聘之

先是以歸朝官趙良嗣趙有開議報女真良嗣欲以國書用礼有開曰女真之首止節度使世受契丹封爵常慕中朝不得臣属何必過為尊崇止用

詔書足矣問善慶如何善慶曰二者皆可用惟
朝廷擇於是沒有開與善慶等至登州未行有開
死會河北奏得謀者言契丹已割遼東地封女真
為東懷國王且妄言女真嘗祈契丹修好詐以其
表聞於是罷使人之行止差呼延慶等用登州牒
遣李善慶等歸

六月三日戊寅呼延慶至女真軍前為女真所留

呼延慶至金人軍前其國主與粘罕等責以中輟
且言登州移文行牒之非呼延慶答云本朝知貴
朝與契丹通好又以使人至登州緣疾告終即延
慶與貴朝使人同議欲得早到軍前使人既死遂

權令登州作移文貴朝前來使人與書不來自自
其故若貴朝果不與契丹通好即 朝廷別有使
人共議切望明察言之不聽遂由呼延慶

十二月二十五日丁酉女真遣呼延慶回

呼延慶既被留數見國主執其前說再三辯論紛
拏累日而國主與粘罕兀室議論復遣呼延慶歸
臨行語云跨海求好非吾家本心共議夾攻匪我
求尔家尔家立國已獲大遼數郡其他州郡可以
俯拾所遣使人報聘者欲交結鄰國不敢拒命暨
聞使回不以書示而以 詔：我已非其宜使人
雖卒自合復差使人止令使臣前來議事尤非其

禮足見中輟本欲留汝念過在爾朝非卿罪也如
見 皇帝若果欲結好同共滅遼請早示國書若
依旧用 詔定難從也且大遼前日遣人來欲冊
吾為東懷國者蓋本朝未受爾家禮當使人入大
遼令冊吾為帝取其鹵簿使命未歸爾家方通好
後既諾汝家而遼國使人冊我為皇帝至聖至明
皇帝當時吾怒其禮儀不全又念與汝家已結矣
攻遂却其來使不受法駕乃本國守爾家之約不
謂貴朝如此見侮卿可速歸為我言其所以國主
遂起翌日呼延慶辭歸持其書來云契丹講好不
成請復別遣人通好

二十六日戊戌呼延慶離女真軍前

宣和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丁酉呼延慶回到
京師是日入朝奏言女真所言之事賫到女真文
字遣使大遼講好不成已起兵攻上京王師中遣
其子環同呼慶赴關見童貫議事

二月初六日丙午 詔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趙良
嗣由登州往使忠訓郎王環副之議夾攻契丹求燕
地歲幣等

是時童貫受密 旨借恃外勢以謀復燕 詔趙
良嗣王環充使副由登登州以往用 祖宗故事
以買馬為名因約夾攻契丹取燕雲故地面約不

三朝正史卷之三
御筆

趙良嗣燕雲奉使錄曰宣和二年春二月詔遣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假朝奉大夫由登州泛海使女真忠訓郎王環副之以計議依祖宗朝故事買馬為名因議約夾攻契丹取燕薊雲朔等旧漢州復歸于朝廷元奉密旨令面議不曾費文字前去三月二十六日自登州泛海由小射馳基二末島碁子灘東城會口皮圖島四月十四日抵薊州関下會女真已出師分三路趨上京良州嗣自咸州會于青牛山諭令相隨引着攻上京城破遂與阿骨打相見於龍岡致議約之意大

抵以燕京一帶本是旧漢地欲相約夾攻契丹使女真取中京本朝取燕京一帶阿骨打令譯者言云契丹無道我已殺敗應係契丹城域前是我家田地為威南朝皇帝好意及燕京本是漢地特以燕雲與南朝侯一二日便引兵去良嗣對曰契丹無道運盡數窮南北夾攻不亡何待貴國兵馬去西京甚好自今日議約既定只是不可與議講和阿骨打云自家既已通好契丹甚閑事怎生和得便來說和須說與已共南朝約定與了燕京除是將燕京與南朝可以和也良嗣對今日說約既定雖未說盟誓天地鬼神實皆照臨不可改也食

罷約入上京看契丹大內居室相與上馬並轡由
偏門入並乘馬過五寔宣和寺殿遂置酒于延和
樓良嗣有詩云建國碑前胡日暗興王故地野風
乾回頭笑謂王公子騎馬隨軍上五寔遂議歲賜
良嗣許三十萬却云契丹時燕京不屬南朝猶自
與五十萬如今與了燕京如何只三十萬辨論久
之卒許契丹田數良嗣問阿骨打燕京一帶田漢
地漢州則并西京是也打骨打云西京地本不要
止為挈阿适須索一到阿适天祚小字若挈了阿
适也待與南朝又言平涼木燕京地自是屬燕京
地分高慶裔云今所議者燕地也平涼自別是一

路阿骨打云言約已定更不可改本國兵馬已定
八月九日到西京使副到南朝便教起兵相應輒
歸且言緣在軍上不及遣使前去止以事目一帋
付良嗣回約以女真兵自平州松林趨古北口南
兵自雄州趨白溝夾攻不可失約如失約則難已
許之約以二百騎護送東歸過鉄州遣人走馬追
及別有事商量請使副回相見良嗣回至女真所
居阿木火阿骨打且言本約到西京以兵相應却
為牛疫死且回侯來年約日回奉為恐失信請使
副回見楊朴諭云即君們意思不肯將平州畫斷
作燕京地分此高慶裔所見如此須看個方便後

三原十盟錄 卷四
來與粘罕議事諭以兩相議約既定務在明白庶免異時計較粘罕問有机事對以將來舉軍之後南兵不得過北古松亭榆關之南免致兩軍相見不測紛爭此最大事一也其地界至臨時可以理會且先以古北松亭及平州榆關為界此其二也要約之後不可與契丹講和此三也西京管下為恐妨收捉阿适道路所有蔚應朔三州最近於南界將來奉兵欲先取此三州其餘西京歸化奉聖等州侯掣了阿适回日然後交割四也兩國方以義理通好將來取了燕京却要係官錢此無義理可除去五也事定之後當於榆關之東置榷場六

也榆關在平州之東臣屢以榆關為言者蓋欲包平州在內也粘罕云所言多好但蔚應州亦恐阿适去走彼處侯我家兵馬到日來商量所要係官錢物曾思量來也是不係便待除去粘罕兀室云我皇帝從上京到了必不與契丹講和昨日再過上京把契丹墳墓宮室廟像一齊燒了因交契丹斷了通和底事而今契丹更有何面目來和也千萬必不通和只是到只是使副到京奏知皇帝不要似前番一般中間裏斷絕了我亦曾聽得數年前童貫將兵到邊却恁空回對以此探報傳言之誤若是實曾領兵上邊只恁休得即君們亦莫

三朝北盟錄 卷四 六
輕信粘罕大喜云兩家都如此則甚好若信到
將來必不與契丹通和待於回去底國書內寫着
打毬射柳及所在宴飲必召同集及令上京俘獲
契丹吳王妃作舞飲酒妃初已配吳王既而延禧
私納之又與其下犯法故幽囚于上京曰此是契
丹兒媳婦且教與自家勸酒要見自家兩國歡好
阿骨打與良嗣把盞酬酢曰契丹嚙大國土被我
殺散我如今嚙是大皇帝昨來契丹要通和只為
不着兄字以致領兵討伐自家南朝是天地齊生
底國土 皇帝有道有德將來只恁地好相待通
好更不曾要做兄弟這箇事是天交做不恁地後

怎生隔着箇恁大海便往來得我從生來不會說
脫空今日既將燕京許與南朝便如我自取得六
與南朝于是差使副以攻破上京俘獲鹽鈇使蘇
壽吉來獻其意以謂既以燕地割隸中朝以壽吉
本燕人故獻之仍以質畝劉亮等六人及因風逐
刀魚艇于立等兵級二十人並交付良嗣還朝
七月十八日丙辰金人差女真斯刺習魯克白使湯
海高隨大迪烏副之持其國書來許燕地

金人國書七月七日大金皇帝謹致書于 大宋
皇帝闕下蓋於素昧未相致於禮容酌以權宜在
交馳於使傳期計成于大事盡備露于信華昨因

契丹皇帝重遣敗衄競見奔飛京邑立收人民坐
獲告知備禮冊上為先理有未慎有諱斥令更備
不自惟度尚有誇淹致親領甲兵恭行順伐途次
有差到朝奉大夫趙良嗣忠訓郎王環等奏言奉
御筆據燕京并所管州城元是漢地若許復旧
將自來與契丹銀絹轉交可往計議雖無國信諒
不妄言已許上件所謀燕地并所管漢民外批諸
邑及當朝奉兵之後皆散到彼處餘人戶不在諸
許數至如契丹虔誠請和聽命無違必不允應若
是將來奉軍貴朝不為夾攻不能依得已許為定
從于上京已曾遣回轉赴燕終復為敵人遠背孳
畜多疲已還士馬再命使用報前由即日挾捉到
上京監鈇使蘇壽吉田守同知王民做推官趙拱
等俱貫燕城內摘蘇壽吉先行付去請發國書備
言銀絹准依與契丹數目歲交仍置權場及取前
十人家屬并餘二員即當依應具應敵幅奠亮遐悰
令屬秋初善接多福有少礼物其諸別錄今差勃
堇斯刺習魯充使大迪烏高隨充副同回前去專
奉書披陳不宣謹白

九月四日壬寅趙良嗣引習魯等入園門錫宴于顯
靜寺衛尉少卿董耘押筵館于同文館

七日乙巳止作新羅人使引見入見于崇政殿上

臨軒引習魯等奉國書以進見訖而退

八日丙午錫宴于童貫府第

是日諭習魯等今來所約惟是貴國兵馬早到西京最為大事習魯等對曰如一切約定本國兵馬必不失信又詔引習魯等以下三節人從往相國寺及龍德太乙宮燒香

十八日丙辰習魯等入辭于崇政殿如相見之儀

二十日戊午習魯等出國門錫宴于顯慶寺良嗣押筵王環充送伴差登州兵馬鈐轄武義大夫馬政持國書及事目隨習魯等前去報聘約期夾攻求山後地許歲幣等事左僕射王黼共議回荅國書信再差馬

政隨習魯等過海仍求割還山後雲中府地土差承節郎京西北路武士教諭馬擴隨行

朝廷國書九月日大皇宋帝謹致書于大金皇

帝闕下遠承信命介特示函書具聆啟處之詳殊副瞻懷之素契丹逆天賊殘干紀亂常肆害忠良恣為暴虐知威嚴于軍旅用綏集于人民致罰有辭逖聞為慰今者確是同心之好共圖問罪之師念彼群黎旧為赤子既久淪于塗炭思永靖于方靖于方陸誠意不論又義當如約已差太傅知樞密院事童貫領兵相應使回請示舉軍的日以憑進兵夾攻所有五代以後所陷幽薊等州旧漢地

及漢民并居北庸古北朽亭榆關已議收復所有
兵馬彼此不得侵越過關外據諸邑及貴朝奔兵
之後背散到彼其餘所處人戶不在收復之數銀
絹依與契丹數目歲交仍置權場計議之後契丹
請和聽命合無允從蘇壽吉家屬并餘二員請依
應律遣候當秋杪益介熙純今差武顯大夫文州
團練使馬政同差來使副還朝外有少礼物具諸
別幅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事目 樞密院奉 聖旨已差馬政同來使賚國

書往大金國所有例合行理會議約事節若不具
錄慮彼無別據今開列如後

一昨來趙良嗣等到上京計議燕京一帶以來州
城自是包括西京在內面奉大金皇帝指揮言我
本不要西京只為彼掣阿适去且留着候將來掣
了阿括都與南朝趙良嗣等又言欲先取蔚應朔
三州却言候再來理會今來國書內所言五代以
後所陷幽薊等州旧漢地及漢民即是薊涿易檀
順營平并山後雲寰應朔蔚媯儒新武皆係舊漢
地也內雲州改為京新州改為奉聖武州改為歸
州除山前已定外其西京歸化奉聖媯儒等州恐
妨大金兵馬夾攻來路當朝未去收復其蔚應朔
三州正係兩朝出兵夾攻之處今議先次收復其

三朝正史卷四
西京歸化奉聖媯儒等州侯將來大金兵馬回歸
之後當朝收復

一今來國書內已許舊日所與契丹五十萬銀絹
之數本為五代以後所陷幽薊一帶旧漢地及漢
民所以言幽薊一帶便和兩京包在內地不如此
則怎生肯與許多銀絹

一今來所約應期夾攻最為大事湏是大金兵馬
到西京大宋兵馬自燕京并應朔州入去也如此
則方是夾攻及應得今來相約也若將來大金兵
馬不到西京便是失約則不能依得今來已定文
字也且是早到西京以應夾攻其馬政回於國書

內分明示及舉軍的確到京月日貴憑相應右劄
付馬政候到日執據上件語言事節一一開說如
未信憑即出此 聖旨文字並逐節照會相約不
管漏落仍取的確回書庶早回歸准此繳申無致
留滯者

十一月二十九日丙寅馬政至女真以國書授之及
出事目示之

阿骨打不認所許西京之語且言平濠營三州不
係燕京所管政不知元傳言之詳及平州元係燕
地但以唯々遂留虜帳前月餘議論不決虜人以
朝廷欲全還山前山後故地故民意皆疑吝以為

南朝無兵武之備止以已與契丹銀絹坐邀漢地
且北朝所以雄盛過古者緣得燕地漢人也今一
且割還南朝不惟國勢微削兼退守五關之北以
臨制南方坐受其弊若我滅契丹盡有其地則南
朝何敢不用秦幣帛不厚我歡盟設若我欲拓土
疆于南方彼以何力拒我又何跨海講好在我俟
平契丹仍據燕地與宋為隣至時以兵壓境更展
提封有何不可徐議未遲惟粘罕云南朝四面被
邊若無兵力安能立國強大如此未可輕之且當
良圖少畝使人不妨阿骨打遂將馬擴御名隨行
射獵

馬擴茹齋自叙曰阿骨打一日集中酋豪出荒漠
打圍射獵粘罕與其並轡令譯者相謂曰我聞南
朝人止會文章不會武藝果如何某答以南朝大
國文武常分兩階然而武有兼深文墨文有精曉
兵務者初不一槩言也粘罕云聞教諭兵書及第
莫曉會弓馬否某答以武舉進士取在策義弓矢
特其挾色耳粘罕遂取已所佩弓授某云且煩走
馬開弓願得畧見南人弯弓手段某遂策馬挽弓
作射物狀粘罕愕然馬行積雪中雖晴日不消至
晚阿骨打召某云聞南使會開弓來日隨我射一
物如何僕答以武舉射生非所長容試射之或有

得翌早阿骨打設一虎皮坐雪上授僕弓矢各一
其弓以皮為弦指一雪積使其射之再中其端阿
骨打笑曰射得聯好南朝射者盡若是乎僕答以
措大弓箭軟弱不堪如在京則有子弟所長入祇
候諸班直天下禁軍諸路大事藝人及沿邊取効
弓箭手保甲彼乃武藝精強之人如某特其小小
者良久阿骨打上馬領大迪烏授其弓一射生箭
一約云有獸起即射之行二里許一黃麋躍起阿
骨打傳令云諸將未許射令南使先射其躍馬馳
逐引弓一發殪之自阿骨打而下皆稱善是晚粘
罕言見皇帝說得聯好南使射中和我心上快活

次日還館大迪烏見先君語甚喜次日阿骨打遣
其弟詔瓦即君賚詔併貂裘錦袍犀帶等七件云
南使能馳射皇帝賜粘罕父撒埃相公者云南使
射生得中名聽甚遠可立一顯名今後喚作野力
麻立譯云射之人也某遂共打圍自來流河阿骨
打所據指帶東行約五百餘里皆平坦草莽絕少
居民每三五里之間有一二族帳每族帳不過三
五十家自過咸州至渾同江以北不種穀麥所種
止稗子春糧旋炊硬飯遇阿骨打聚諸酋共食則
於炕上用矮檯子或木盤相接人置稗子飯一盃
加匕其上列以菹野蒜長瓜皆鹽漬者別以木櫟

盛猪羊鷄鹿麀狐狸牛驢犬馬鵝雁魚鴨蝦鱉等
肉或燔或烹或生嚙多以芥蒜汁漬沃續供列
各取佩刀嚙切薦飯食罷方以薄酒傳盃冷飲謂
之御宴者亦如此自過辰州東京以北絕少麥麴
每晨及夕各以射到禽獸薦飯食畢上馬每旦阿
骨打於積雪中以草薦上一虎皮背風而坐前燎
草木率諸酋至各取所別箭一枝擲占遠近各隨
所占左右上馬放所軍馬車行每騎相去五七步
接續不絕兩頭相望常及一二十里候放圍盡阿
骨打上馬去後隊一二里立認旗行兩翼騎兵視
旗進趨凡野獸自內赴外者四圍得迎射自外赴

內者須主首先射凡圍如箕掌徐進約三四十里
近可宿之處即兩稍合圍漸促須臾作三二十里
野獸迸走或射或擊盡斃之阿骨打復設皮坐火
炙燔或生嚙引酒一兩盃騎散止宿阿骨打嘗言
我國中最樂無如打圍其行軍布陣大槩出此出
獵既還乃令諸郎君家各具酒餚請南使赴飯十
餘日始造國書時適元日隔夕令大廸烏具車伏
召南使赴宴凌晨出館赴帳前近行五里阿骨打
二妻皆稱夫人其大夫人者於炕上設金裝交椅
二副並坐其次者摠衣親下食物以名馬弓矢劍
樂為獻且曰臣下有邪誦姦佞不忠不孝者願皇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
帝代天上以此劍此弓誅殺之各跪上壽杯國主
酬酌之次令南使上壽盃於國主及夫人飲畢阿
骨打親遞二盃酬南使阿骨打云我家自上祖相
傳止有如此風俗不令奢飭祇得屋子冬煖夏涼
更不別脩宮殿勞費百姓也南使勿笑然當時已
將上京掠到大遼樂工列於屋外奏曲薦觴彼左
右親近即君輩玩狎悅樂獨阿骨打不以為意殊
如不聞宴畢令南使往粘罕家遣使隨馬政來
宣和三年正月金人差昌魯大迪烏充副使持書來
議夾攻

金人國書正月日大金皇帝致書于

大宋皇帝闕下遣行使傳遞示音華載詳別屬之
辭脩形書外之意事須審而後度禮當具以先聞
昨者趙良等回許與燕京并所管州鎮書載若不
夾攻難應許今若更要西京只請就便計度收取
如難果意莫為報示有此所由未言舉動的期所
有閱封決當事後春令在始善祝多祺今差勃董
遇魯大迪烏充國使信副有少礼物具諸別錄專
奉書不宣謹白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

政宣上帙五

起宣和三年二月十七日壬午
盡宣和四年十月十二日戊戌

宣和三年二月十七日壬午昌魯至登州

先是女真往來議論皆主童貫以趙良嗣上京阿骨
打之約欲便舉兵應之故選西京宿將會京師又
詔環慶廊延軍與河北禁軍更戌會方臘叛貫以
西兵討賊朝廷罷更戌指揮登州守臣以童貫
未還昌魯等不遣昌魯等捐恣屢出館欲徒步
至京師尋詔馬政王環引之詣闕

五月十三日丙午曷魯至京師

是日曷魯入國門差國子司業權邦彥觀察使童師禮館之未幾師禮傳旨邦彥等曰大遼已知金人海上往還難以復如前議論曷魯等歸邦彥等慮失其權令師禮入奏復得旨侯童貫回曷魯凡留三月餘方辭宴犒並如習魯例王黼議復國書正付曷魯等還不遣使北征紀實曰童貫時方捕方臘宣撫東南未歸而女真使人回馬政等復至時上深悔前舉意欲罷結約有旨諭女真人使可復回也

八月二十日壬子發曷魯大迪烏賚書歸于本國

朝廷國書八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關下遠勤專使薦示華緘具承契好之修深悉封疆之諭惟夙悖御名于大信已備載於前書所有漢地等事並如初議俟聞西軍奉到西京的以憑夾攻順履清秋倍膺純福今勃堇曷魯大迪烏回有少礼物具諸別幅壽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十一月金人攻破遼人中京天祚入夾山

曷魯自海上歸阿骨打意朝廷絕之乃命其弟論國相孛極列并粘罕兀室忠師渡遼而用降將余覩為先鋒正月十四日以勁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至其中都攻之自旦至日中遂陷焉始謂天

三朝正史卷五
天祚在城中也及破乃知天祚聞其來已竄即莫知
所在而天祚遽至燕山矣又懼追襲與其子趙王
梁王數百騎復從西北走鴛鴦泊女真既失天祚
遣其追兵出平地松林亦至于鴛鴦泊乃適與天
祚遇于此處天祚大驚曰倉皇從雲中府由石窟
寺入天德軍趨漁陽嶺又竄入陰夾山夾山者沙
漠之北傳相有泥濘六十里獨契能達此而他虜
所不至者也而女真之君若臣曰駐兵于鴛鴦泊
欲經營之也乃攻擊雲中府暨其諸州郡以延引
時月也

宣和四年三月十七日丙子遼秦晉國王耶律淳篡
立于燕山遣使來告謝不受

天祚入夾山數日命令不通宰相李固處溫欲固
佐命恩外乃假怨軍殺援潛結都統蕭幹勸進燕
王僭號燕王者秦晉國王耶律淳興宗之孫道宗
洪廟諱基弟洪廟諱基本之子於天祚為從叔初
洪基因其子濬欲立淳為儲貳不果已而立天祚
淳守燕十二年得人心號燕王又謂九大王又謂
覃湘大王在府藩漢百官諸軍并僧道父老數萬
人號為天錫皇帝改保大三年為建福元年改恐
軍為常勝軍降赦下詔諭國中曰自我列祖肇經
綸之功至于太宗恢擴清之業故得奄有區夏全

付子孫尔後纂承罔不祇肅傳二百祀之逾遠得
億兆人之底寧盖太平或踈于細務而内治多遺
于外患以是邊鄙生兹寇讎漸為蔓草之難圖公
律長蛇之荐食敢來問鼎直與爭衡敵壘尚遙王
師自潰兵非不銳事止失和故使乘輿越在草莽
地隔不果相赴旬餘莫知所歸三邊蕩搖百姓震
懾懼不相保謂將疇依咸云六合為家不可一日
無主共戴眇質用登至尊皆出素衷尚慙否德又
念與其長天下之乱曷若復我家之功苟其宗社
不移亦曰神震所望勢不克避理當共知嗚呼朕
已久處王藩歷更政務凡民疾苦與事便宜靡所
不知亦曾熟慮自今已後草莽為先所期俾四海
用寧不敢以為萬乘為樂敢告遠迩予不知食其
言也

又下詔廢延禧為湘陰王詔曰大道既隱不行選
授之功皇天無私自廢具之數事繫德効人難
力為朕勿保青功長歸朱邱雖為人情之久係誰
云神器之可求常欲避周公之嫌未曾忘季札之
節柰何一旦之無主至使兆民之求君推戴四溟
謳歌百和不敢失祖宗之業勉與攬帝王之權尚
慮篡國之為難庶期復辟之有待近得群臣之奏
槩陳前王之非所謂懷諫裨能比頑棄德跡動靡

三朝正史金 卷五
常平無若言室家之杼軸咸空更滋費陵廟之衣
冠見毀不輟常田漢嫡之戮實無名伋妻之亂
亂孰不可訖無悛改以至播迁伊戚自貽大勢已
去是謂絕四海之望安得冒一人之稱宜削徽名
用昭否德方朕心之率愛尚不忍沒柰群議之為
以正復見請是以勉稽故事用降新封嗚呼進退
惟公廢興有義豈為小子欲專位號之崇蓋徇衆
心以為社稷之計凡在聞聽朕意焉遣宣徽南
院事蕭撻勃樞密副都承旨王瑄充告謝大宋使
副雄州牒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契勘天祚見
在于夾山而燕王烏得擅為立焉會問因依人使

復回

北征紀寔曰是歲冬末邊探報天祚以兵十萬屯
燕京教言游獵直抵雄霸界上 朝廷遽為駭惧
及明年春諜報再至始至知其意謂中國有謀也
欲大舉討女真而懼襲其後是以耀武耳群小既
安則謀之如初三日又報天祚敗走不知所在於
是我師遂具
知真定府路安撫使趙適奏疏乞拊存

疏曰臣近今准月十三日樞密劄子奉 御筆虜
界為女真所侵兵勢瓦解切慮奔潰侵軼逼犯邊
境仰河北諸路帥司依已降指揮團結兵馬司編

三朝正史 卷五
排噐甲准備不測勾抽上邊使喚仍先具知委
奏聞除已具知委及逐時探到北界事節次附
入內侍省遞奏聞去訖臣竊詳北虜自澶淵既
盟之後歲省用兵之費國亨重兵之利虜自知
得計守盟修好皆其誠心然累年以來虜前失
德上下離叛人不為用女真渤海寇亂其國征
伐不已敗衄相繼境土侵削士馬凋殘財力匱
乏常疑中國宥有窺向左枝右梧困弊日甚恭
惟陛下好生之德深洽民心帝王之舉必度萬全
况臣常親聆玉音屢被 詔劄每念南歡好方固
祖宗盟誓謂非細事不可少有引惹造端生釁虜

殊不知 聖神加惠兩國之意如此茲者 睿旨
特慮他寇與奔潰之中不測侵軼姑示備禦之計
而謨甚遠預為之防然臣叨承闡寄職所當言苟
有管見豈敢緘默伏觀邊報近者虜酋獵于白水
川女真掩其無備全軍陷沒虜酋不知存亡震擾
未知所立若復調兵上邊虜將謂中國起乘其弊
疑隙既開何可復釋惟當示之安靜致其懷服臣
愚切謂耶律氏既有沙漠歷年甚多虜人習熟貴
其種類設有姦雄誰肯推伏仰惟 朝廷與虜兄
弟之國共守盟好百有餘載今虜酋叔兄弟中
虜酋真遂不還願 陛下用家人礼特遣重臣將

命彼國推急難之義念外侮之虞慰其宗族臣下
厚加慰勞勉以忠孝雪恥勸難就其虜酋叔兄子
弟取虜首之所愛國人之所慕擇賢立孤以主虜
事降其恩禮錫之封冊申結信誓以繼好息民俾
之知戴中國虜既中國為重得存其宗社則中國
有大造于虜也 陛下雖不責報虜歸故地減歲
幣必有一以報 陛下矣如是中國不待汗馬之
勞遺鏃之費萬無失一而安享大利機會之來間
不容髮伏望 聖慈特加採擇速奮 睿斷施行
實天下之幸貼黃臣愚切謂虜失其酋未知所立
方疑中國乘間而攻之然 陛下兼愛南北生靈

務降義好若即卹其禍難接立新酋當此孤遺之
助之時得倚 朝廷以存其國名正言順勢無不
從則恩歸于我必服彼心中固盟誓為利無窮若
使彼新酋自立則恩非我出立而衆附則勢將復
強增戍緣邊遇為隄備徒足生釁以啟戎心願
陛下毋遽增戍開先時之隙毋緩立孤貽及時之
悔孔子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惟
聖神亟罔之 貼黃臣勘女真蕞爾小夷自昔臣
屬北虜勢不過虜之一大族其中強弱與虜不侔
徒以虜酋失德棄其離心遂致以寡敵中以弱凌
強者非女真之能虜所自取也然北虜大國其人

素不畏女真女真今雖得志亦豈能久橫行於虜中哉虜之新酋既立得國人心事將及掌也陸下仁聖被于四夷普天率土罔不臣妾若深連於斯有以深結虜心使之懷服自削其平日之貪傲今若止增戍之役收援立之恩勞以守盟存國之大義蠻貊草心固不難矣臣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也

三月宣日代州奏得金人邊牒

准大金彰國軍應州牒近白水泊擊敗契丹放蕩行帳天祚皇帝脫身北走本國兵馬已到山後平定州縣占守訖清代州戒守邊人員不得驟引逃去人民為國生事自今取亡滅

四月十日戊戌太師領樞密院事童貫兼陝西河東河北路宣撫使勒兵十萬巡邊

詔曰燕京管內官吏軍民百姓等 朕惟皇天盡

付中國使宅九有之師取亂侮止拓其疆土景命所付惟有德者能克饗之 朕服紹丕基仰承

先帝休德夙夜祇懼不敢荒寧荷天降康登茲極治教所暨遠達要荒東踰朝鮮西通積石南越梓柯之境罔敢不庭乃眷幽燕實惟故壤五季不造陷于北戎惟尔邦君暨厥臣庶懷風慕義思欲來歸忠憤之誠久而弥著今 上帝降禍于虜穢

德暱聞弛絕網維倣為暴亂橫征強斂誅罰無厭
讒慝作仇脅權相滅乃至上凌下替妖孽並具傾
國喪家自取逋竄白水之敗亟聞纂攘調賦益繁
人不堪命且復盜賊蜂起所至繹騷哀此下民恫
怨無告 朕誕膺駿命俯順人心選將出師復
茲境土是謂代天之罰仁伐不仁呼尔群黎出諸
塗炭乃遣領樞密院使事童貫董兵百萬收復幽
燕之地與大金國計議畫定府疆大信不諭內舉
外應維天之命莫我敢承王師霆擊雷駭數絡並
進前角後倚萬旅一心是用威以濟德孰敢有遏
厥志然念王師無戰而天道好生曷茲告猷迪尔

有衆尔其深計遠慮覽于兵亡如能舉城自歸望
風響應使市不易肆士不授權旌乃捨覆巢之危
而從安枕之逸是為自求多福也惟天矜尔下民
永奠一方惟 朕中心以憚已降處分今如秦晉
國王如納土來朝自然待以殊礼而世享王爵應
收復州縣城寨文武長官並依舊職任事如平民
有功亦不次擢用軍兵守戍之士而並加優賞願
在軍者厚典存錄願歸農者給復三年收復之後
蕃從一等待遇民户除二稅外應該徭科无名之
賦一切除放大軍所至務在安集官吏百姓不得
誤有殺傷或焚毀廬舍虜掠人畜犯者並行軍令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
如或昧于逆順干我王誅若猶豫懷疑弗克果斷
身膏于原野實尔自貽也惟有肅將 天威敢有
逸有罰時弗可失其尚勉哉所謂禔福無門惟尔
自召 朕言不再師聽惟明故茲 詔示想宜知
悉貫以環衛軍為中軍述古殿學士劉韜為行軍
叅謀保靜軍節度使种師道為都統制武泰軍承
宣使王禀華州觀察使楊可世為之副是日 上
微行出齋宮至瑞聖園以觀出師因餞童貫仍以
御筆三策付童貫如燕人悅而從之因復舊疆
此策之上也耶律淳能納款稱蕃此策之中也燕
人未即悅服按兵巡邊全師而還此策之下也童

貫受命祇奉 聖訓振旅而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六

政宣上帙六

起宣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辛亥盡五月十三日庚午

四月二十三日辛亥童貫駐軍高陽關宣撫司揭榜示衆

榜曰幽燕一方本為吾境一旦陷沒凡二百年比者漢番離心內外變亂故主未滅新君篡攘哀此良民重罹塗炭當司遵奉 睿旨統率重兵已次近邊奉詞問罪務在救民不專殺戮尔等各宜奮身早圖歸計有官者復還舊次有田者復業如初若能身率豪

杰別立功効即當優與官職厚賜金帛如能以一州一縣來歸者即以其州縣任之如有豪杰以燕京來獻不拘軍兵百姓雖未命官便與節度使給錢十^{萬貫}大宅一區惟在勉力同心背虜歸漢永保安榮之樂契丹諸蕃歸順亦與漢人一等已戒將士不得殺戮一夫尚或昏迷不恭當別有措置應契丹自來橫歛悉除去雖大兵入界凡所須糧草及軍車牛脚並不令燕人備仍免二年賦稅

北使錄曰政和七年童貫建北伐之議大出禁旅告戒河北諸神帥皆先事而具二月中旬前軍已發三月上旬卜吉貫令中軍戒塗在廷無異議上

意欲須賀正國信使歸以司封員外郎陶悅假太常少卿為國信使知霸州李邈副之二月二十五日入國門適貫導從出門與國信使副相值遂得傳旨令至府中議事翌日與邈至貫府第貫畧問使人道塗次第遂問虜中有寇果否悅對不聞貫云何以知無寇悅云悅所行道日行一程既不^留且又改行他路以此知之貫又云何以知它處無寇悅云所至皆以物賂廳頭訪彼國中事誼宜但云惟時女真爭戰別無他寇貫云見說人多流移悅云悅所行路皆有居人田皆耕墾所過觀者滿道不見有流移也貫又云已有人掘易州悅云

非悅所由路然每採訪不聞此也貫詞色甚厲又云今已圍霸州賢朝廷已起兵賢何不說悅云悅自雄莫來去霸甚近亦不聞此皆貫已奏陳欲寔其說爾貫云莫是初無 聖旨賢不曾探問否悅云尋常使人不待得 旨自當探問虜中事宜回日奏聞悅又白貫云有譚襄者欲立九大王九大王竄入深山藏避衆人即時捕殺譚襄以此觀之彼國人心未至離異且悅到莫州得雄州探報云已差接伴人使大使耶律不得名付使姓李洎悅過界與接伴相見付使乃姓王接伴使人非机密事界河至莫数十里而探報如此棄謬若諸事如此

未可輕動也貫大怒乃曰虜中待使人如此悅云從前待使人礼教悅所不知但隨行人皆言前後礼教如此厚耳貫即云莫是隨見因得相待之厚遂不說事宜否悅云悅輩士人豈肯以礼教稍厚遂隱虜情也貫見悅意終不相假不敢隱遂以所問奏知翌日 道君皇帝見二府具道此說云他甚有備三省且收起文字以此推之北伐寔非道君皇帝之意貫既狂妄誤國是時在廷諸臣皆無敢拒之者 聖意欲俟國信使來問而后行萬一其或可緩也而悅幸能縱橫逞其辭而撤其說謀即日下詔抽回已發禁軍拘取已降宣頭而北

三朝正史卷六
三
伐寢矣悅既歸對即賜章服由司封遷吏部員外
郎時中舍書人王安中行辭云特聘復命忠寔可
嘉當是時朝廷不敢峻其褒擢詞臣不敢指其
事寔則貫之氣燄可知矣士大夫雖心服之而不
敢昌言故其說罕傳又五年悅不幸既死貫復理
前議所以成今日之禍也以今日禍變之甚則知
前日悅力排其說其為利可勝筭耶建炎末臣寮
以此上言有旨褒贈告詞曰故承議郎陶悅
朕信賞必罰以勵多士彰善瘴惡以風四方率由
陟降之公靡有幽明之間以尔剛毅有守直諫不
回頃自即曹出將使指陳委敬窺虜之策排王恢
首禍之謀時既息于起戈忠遂昭于悟主言非耳
剽事可指陳一時誤國之妍既莫逃于明罰九泉
遺忠之士豈可后于顯褒疏恩閣章陞華秘殿庶
以伸久鬱之公議賁不朽之徐光尚期有知歆知
茂寵可特贈秘閣修撰

五月九日丙寅少保兼
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蔡攸河北河東路宣
撫副使

北征記實曰童貫以
四月十日行而攸以五月九
日降旨十一日出勅書十二日拜命攸辭免
如常禮批荅云朕以童貫宣撫北道獨帥重兵
其統領將佐及四路守臣監司暨其門人故旧貫

三朝野史 卷六
已昏耄所施譎謬故相與隱隱蔽不以聞致邊事
機會差失為朝廷之害莫大于此卿 朕所倚毗
無出右者所以輟卿為副寔監軍尔如軍旅之事
卿何與焉只專任民事及監察貫之所為只今授
命擇十八日出門進發

十三日庚午陝西河東河北路宣撫司童貫奏乞應
付軍期

奏曰臣仰遵 睿訓付以^北此事寅夕竭慮深恐不
逮上辜委寄之重臣竊惟復燕大計昨正月間女
真之際我乘機會進兵收復諸事省力既失此便
已為後時臣奉 詔來北星夜倍道于四月二十

三日到高陽關整促行軍之備即見河朔將兵驕
惰不練陣敵軍需之用百無之一有如軍糧雖曰
見在粗不堪食須旋春簸僅得其半又多在遠處
轉輸費力軍器甚闕雖于太原大名開德支到封
樁名件不足或不適用至于得地版築之具并城
戍守禦之具悉皆無備蓋河朔二百年未嘗講兵
一旦倉卒責備頗艱臣近聞易州軍民萬人延頸
引兵以獻城壘又西兵未來未敢出應到彼復疑
臣雖夙夜竭力經營漸向就集然尚慮將輸及軍
須守具版築之類備之稍緩更遷延旬日復失事
机伏望指麾下河北漕臣中山真定高陽關路帥

臣究心辦集及催已差下將兵星夜赴本司應期
駁使疾速前去如少敢稽緩有誤軍期並寘軍法
各令知悉

童貫至河間府分軍

童貫至河間府分雄州廣信軍為東西路以种師
道總東路軍屯白溝王稟將前軍楊惟忠將在左
軍种師中將右軍王珪將後軍趙明楊志將選鋒
軍辛興宗總西路之屯屯范村楊可世王淵將前
軍焦安節將左軍劉光世將選鋒軍並聽劉延慶節
將后軍吳子厚劉光世將選鋒軍並聽劉延慶節
制

童貫次雄州議進兵

童貫次雄州諸軍既集以种師道為中軍且議進
兵師道曰今日之事譬如盜入鄰舍不能救又乘
之而分其室且師出無名事固無成發蹤之初宜
有所失貫曰今之軍事上既有成美第藉公威名
以鎮威名耳第行勉旃謀之不臧不以罪也因出
御筆俾不得辭揚可世請于貫曰事起之由毫髮
未嘗預一旦臨利害若倉卒失計我輩要領固不
足惜恐有不虞辱國為重願熟計而后行童貫未
語和詵在坐曰公自謂有萬眾敵胆氣絕人視堂
堂之師如摧枯拉朽今日觀之一懦夫耳燕薊之

民真若沸羹望我以蘇倘金鼓一鳴必使比肩係
頸箠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公欲扇蒙敗吾
事耶可世嘿然不語貫即以說副師道以可世為
前統制乃下令以數軍士馳往開諭招徠之意無
得邀功生事又令良嗣草書令歸朝官張憲趙忠
諭以禍福書日月日太師領樞密院事充陝西河
東河北路宣撫使楚國公童貫謹致書秦晉國王
閣下蓋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得人心可者以立
國失人心者罔克守邦惟天人精祲相與之際乃
禍福存亡必致之理明者未形而已悟愚者患至
而猶安窳惟國王之于大遼親則叔臣也義則君

臣也白水之師播越蒙塵國王不能率兵赴難使
之復位乃乘隙以自立非篡而何此所謂逆天也
西京危急在朝夕而國王又不能遣兵將拯人于
塗炭哀此元々其將疇依失人之心莫大于此夫
逆天道失人心如此其甚然國王如是自視可能
久乎則是燕薊雲朔名為有主其實無主也國王
春秋高且又無子而乃驟用餘列庶出之侄擾攘
顛錯以致于此燕人何辜坐待殘滅 皇帝惻然
念之乃命貫領衆兵百萬救燕人于水火靈旗北
指漸次燕圻天地人神莫不悅喜于々而來者如
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想惟國王亦已知之矣

國王溫恭和裕通達古今存亡之機洞然深悉善
為計者因敗以固成反禍以為福如能開門迎降
歸朝納土使國王世世不失王爵之封燕人亦無
陷斧鉞之患孟蜀南唐及兩浙錢王昔嘗納土並
享王封至今子孫昌盛天下耳目衆所共知國王
幡然入朝豈減錢王故事如其不然當議進兵國
王勢窮事蹙天厭人離欲北走則無所歸欲南歸
則安可得當此之際雖悔何追况大遠五路所管
州城四京已為州莽區區之燕必不能守國王平
日以仁愛為心若能知昔人存亡之機廟諱燕薊
一方之命其餘陰德與世無窮若國王遲疑猶豫
不斷恐窈子密發于便室嚴莊遽起于帳中國王
之識兼人亦豈不能慮及此乎若是則國王左右
前后之人皆敵國也毋蹈前轍取笑世後貫與國
王幸有一面之契不敢不以誠告惟審思而熟計
之勿為庸人所誤亮來區區之悃誠此悃誠速希示
報不宣

宣撫司募馬擴入燕招諭

茹齋自叙曰宣撫司使張憲等持書入燕王得書
乃執二人斬之知游說不得行于是募其借閤門
宣贊舍人以往臨行以三事白童貫一乞戒將勿
使求取珍寶遞相獻遺用嚴軍律二請勿妄殺降

人用安燕之心三顧審量事勢乘機舉用勿以使
人為念唐儉小義古人所行人一介之微得盡忠
節苟利于國死無所恤時皆偉之士卒顧偕行者
一十五人五月十八日晚過白溝食時至新城縣
差到契丹漢兒官一負引伴頭更有父老數百人
填擁驛外詢使人何處來僕遂出榜讀之眾皆驚
愕有兒劉宗吉者自后窈出相謂云使人今日當
宿涿州宗吉涿州人也見隸白溝軍中顧得勅榜
副本携示諸人他日南師入境顧先開門以獻今
日復當密之驛中遂携二副本往晚抵涿州入小
使驛祇接如國信礼夜久忽劉宗吉自壁衣下出

云今燕京諸處皆無軍馬止是四軍大王有部曲
三百餘騎曾歷戰陣○四軍大王者奚人蕭幹小
字夔離不帶統契丹勅海奚漢四軍故號四軍大
王其餘有馬軍六七百皆富兒郎不識戰陣今白
溝北岸下寨結草人相間夜飯晝睡馬亦散放若
南軍乘夜劫之但聞軍聲必自潰走宗吉欲以此
事往見童宣撫立少功績恐南軍不察見害若得
一文信度得必達僕籌慮久之仍作一書上童貫
且以所贈新繒履一隻為信使宗吉去明日燕京
差到漢兒官牛稔充接伴使達燕京門外復遣四
方館使蕭與礼部郎中張覺乃後來批平州者充

館伴館淨垢寺次日有殿前指揮使姚璠樞密承
旨蕭夔都管乙信來伴食固請所持書榜云兩府
官欲借看僕云宣司令見九天王親納不敢先以
示人辨難久之衆持榜去既暮諸人親來云書榜
中語言狂悖多是指斥不通商量安敢進呈今復
納回僕咲而取之謂諸人曰貴朝不度德量力不
審天時人事觀此何等時而較此閑事耶蕭夔曰
南朝禮義之國今不願盟好輒先舉兵、有名出
不知兵戈緣何至此僕荅曰朝廷命將出師使人
不能盡知但畧聞北朝兵累年並不相報天祚
皇帝播遷不發赴難之師乃篡立于燕京鄰國義

均兄弟今來問天祚皇帝車駕所在又聞已削降
為湘陰王事出非常兵師問罪訪尋遠主存亡舉
即禮經何謂無名夔云國不可一日無主本朝緣
天祚失道奔竄宗社顛危臣民推戴冊立今上事
與貴朝殊無干涉何在問罪况自古有之唐明皇
奔蜀肅宗即位于靈武但期中興豈不與此事體
一統南朝宜念鄰國久和之義假借兵力共除大
難今乃乘機攘奪民土豈所望于大國哉僕曰明
皇幸蜀太子監國既即位乃冊明皇為太上皇禍
亂既定迎還明皇肅宗親步控馬此則君臣父子
之道盡矣不若貴朝初非委托自立又貶削湘陰

之號何可少望古人况假師求救當在志誠包胥
泣秦孔明趨吳皆竭誠意則隣國不相應耶貴朝
泥于矯飾未嘗形一言使本朝雖有哀救之心無
所施設今大兵壓境止在旦夕禍福存亡貴朝君
臣自裁可也諸人唯々而退次夕云門下侍郎李
處溫自外來未見書榜再借觀之次早姚璿來云
已議來日欲令宣贊朝見若對上但委曲庶見易
酬達迫暮數人者復集互發言云南朝徒誇兵衆
不思天理不順人無閉心昨日种師道發楊可世
一軍過白溝本朝小々迎擊南朝望塵退走若非
惜自來和好已直入雄州矣既一面遣使又一面

進兵却容易退走是何顏面自此已往如何可休
兼宣贊受劉宗吉之約其人陳已首即探懷取所
付書履作色云宣贊却如何歸得僕徐荅曰某之
此來非尋常礼貌之使每切畏謹惟恐為兩國生
事今次乃招納使人劉宗吉獻誠款安得不受大
軍之來初得朝旨不許殺戮一人昨日必是立旗
招安為貴朝軍馬襲取萬一宣司申取朝廷降一
討蕩指揮少俟四軍畢集恐非燕民之福蕭夔愕
然曰南朝遣宣贊來作死間耶不謂南朝弃士大
夫之命如草芥也僕荅曰某之此來本以一己之
命易全燕之命悟則全生不悟則全死也又豈以

徒歸為志且兵家用間最為下策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間以成功或用間以傾敗或彼強我弱或彼我是均固有用間以離析其勢者如目今貴朝事勢兵力自視南朝十分有一否百分有一否千萬分中有一否若非傾自来隣國契好即分兵數項整陣奔來不識貴朝何以禦之何在使人矯陳禍福為死間耶夔等唯々而去曰少間折津府自有行遣折津府在燕京府僕因相送且笑謂之曰某此奉侍行遣只不可錯了一旦使燕人盡成血肉則甚幸自是館伴凡三日不至二十六日晚忽蕭與張覺押贖賂綿綺衣袄并從人銀絹等物來云來

日發宣贊回程僕辭以未見九大王及未得回書不敢受贖與云李門下傳旨聖有故事支賜請苗。李門下者處溫也初欲面議稱藩因白溝之讎遂已。差秘書王介儒都官王仲孫賈回書往雄州宣撫司

封氏編年曰馬御名擴見燕王二俾譯者青馬云兩朝講好百有餘年忽尔渝盟以兵臨境曾不畏天自古違誓國祚不長馬答如見姚璠等說及上勅與檄書呈燕主令姚璠讀訖付門下省令听勅既至庭中具香案拜褥夔云請舍人朝拜馬云適已見畢何云朝拜是何礼也夔云舍人無怒于是

有張畫二軸一云大宋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
武定章聖孝元 皇帝一云大宋体天法道極功
全德神文聖武睿哲孝明 皇帝馬既見 帝御
銜知是 真宗 仁宗御容即朝拜捻香礼畢。
真宗御容昔至和初北朝昭聖初令使先賣画像
來且言兩國交歡未嘗識面因請 御容 朝廷
許之遂繪使面 仁宗御容昔嘉祐二年秋七月
北朝遣使來請 上御容以為後世子孫之誇議
者慮有厭勝之術 上曰朕待虜甚厚必無是理
遣御史中丞張昺送之虜主具儀服迎謁見 御
容驚再拜退而謂左右曰中國之主天日之表神

異如此真聖人也我若生在中國與之執鞭捧盖
為一都虞侯而已其畏服如此所有帝銜求得中
國謚號遂塗金字書于像傍于是夔令譯者讀兩
朝誓書曰維景德元年十二月七日 章聖皇帝
謹致書于弟大遼皇帝闕下有云共遵成約虔守
歡盟以風土之宜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
疋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任北朝會三司差
人搬送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邊界兩邊人戶
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以無令停匿至于隴
畝稼穡南北勿縱驛騷所見兩邊城池並各依舊
存守洵壕御葺一切如常不得叛集城隍開拓河

道誓書之外必無所求各務協心庶同悠久自此
保安黎庶鎮守封陲質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廟子
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々天鑒
其當殛之

北朝紹聖皇帝答書云孤雖不才敢遵此約謹當
告于天地誓知之子孫有渝此盟神明是殛嗚呼此
盟可改后世何述 又讀 仁宗皇帝誓書曰竊
以兩朝修睦三祀于茲邊鄙用寧干戈是偃近懷
先誓炳若日星今綿禩已深御好如故閩南十梁
本傳守已久愧難依從別納金繒之儀用代賦歛
之物每年增絹一十萬疋銀一十萬兩并前銀絹

般至雄州所管白溝交割兩界塘淀除已前開畝
者並依舊外自今以後各不得添展其見在隄堰
水口逐時決洩壅塞量其夫力便修壘疏導外非
時霖大段漲溢並不在閩報之限兩地作過逃走
諸色人并依先朝誓書外更不得似日前停由縱
容恭惟 二聖威靈在天願茲纂承各當遵奉共
存大体無介小限嫌且夫守約為信善鄰為義二
者缺一罔以守國皇天厚地寔聞此言其盟文歲
之宗廟付在有司依景德年中兩朝誓書願惟
不德必悖是盟苟或食言有如前誓專奉書咨聞
不宣讀訖夔請馬上廳茶罷謂馬曰舍人適聞兩

三章 卷六
朝誓書豈不懷于心乎南朝君臣恐為違此約焉
曰前日已曾面聞諸公朝廷雖知有此盟所以起
兵者只為燕王擅行廢立兄弟之情固宜問罪所
舉豈無名也夔曰舍人之言雖稍有理然終違誓
約請公就館燕王召李處溫等看南朝 皇帝敕
榜事當如何蓋天錫知天祚尚在大金方熾 大
宋興兵意欲歸順未敢明言故云南朝敕榜事當
如何然而處溫素與趙良嗣善在天祚時二人知
其國祚將危共議欲歸 南朝遂為莫逆友密于
北極廟捨香滙酒為誓后知良嗣南奔朝廷命以
直閣待遇禮厚亦欲南奔直天祚奔竄乃建立燕

王為天錫皇帝既有推戴之功遂已其約至是知
童貫大兵壓境抗豫未決天錫既聞亦未敢令天
錫南歸懼眾不協從奏云此乃軍國大事臣雖百
太尉位長百僚不敢以管見自處即容與大臣共
議此事甚大更在陛下睿智獨斷令臣等參議天
錫恐天祚復來又畏大金乃召李處溫等面議云
朕以眇躬荷祖宗之靈獲承大位本與卿等永保
宗廟女真人騎復據西京天祚未聞歸國今者
大宋重兵臨境與大金夾攻朕觀人事天時不敢
當寶位欲稱藩南朝與卿等同保血屬未審如何
言畢嗚咽流涕處溫亦為之下泪于是乃議遣使

焉

彼我是均是字當作勢字

妍字當作妍
徐字當作徐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六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

政宣上帙七

乙起宣和四年五月十八日
亥宣和六年三月庚寅

十八日乙亥河東河北宣撫付使蔡攸進發

北征紀寔曰攸行蔡京以詩寄之曰老慣人間不

解愁封書寄與泪橫流百年信誓當深念三伏修

途好少休目送旌旗如昨夢身非惟惺若為籌緇

末堂下清風滿早歸來醉一甌上所讀

之徐曰好改作六月王師好少休也

吳曾漫錄曰自古奸人周身之術非不至然而禍

三朝正史卷之四
患之來卒出于非意所及者何耶蓋惡逆既積則
天地鬼神所不容其謀徒巧也宣和四年金人攻
大遼遣王律來乞師宰相王將明主其議以童貫
為宣撫使蔡居安副之蔡元長作詩送其行有曰
百年信誓宜堅守六月行師合早歸元長之為是
詩也蓋欲為他日敗事張本耳殊不知政和中元
長首建平燕之議招納燕人李良嗣以為謀主又
欲以妖人王仔昔服錦袍鉄幘為大將軍計議已
定會仔昔抵罪伏誅遂止將明所為乃推行元長
之意世可盡欺乎元長始以紹述兩字劫持上下
擅權久之知公議不可以久鬱也宣和間始令其

子約之招致習元祐學者是以楊中立洪玉父諸
人皆官于中都又使其門下客著西請詩話以載
蘇黃語亦欲為他日張本耳終之禍起朔方竟以
不免豈前所謂其謀徒巧耶

北征紀寔曰是歲夏四月十五日童貫始以河東
河北燕山諸路宣撫使出師是日白虹貫日人駭
異甚出門而牙旗竿折至五月十八日伯氏再出
師有少保節度使宣撫副司二誌旗從于后次日
為執旗兵逃去而二誌旗遂皆失之識者以為不
祥又出師後夏五月以戊寅己卯庚辰連教夕有
大流星若盂椀自紫微文昌間出不一或犯天津

河鼓等越天津牛斗間亦不一所皆南向而奔曳
光如疋練每夕自初夜動數十流至夜半方漸疏
至是十餘夕枕南流不已其占俱如西晉象寔令
人憂疑然太史皆屏不奏又方用兵雄州地震已
而雄之正寢忽玄武見龜大如錢朱蛇僅若筋每
行必相逐二師并藏以金銀合置于城北樓真武
廟明日啟合視之龜蛇皆死矣

燕王遣使王子班耶律大石林牙充西南路都統以
牛欄監軍蕭過魯副之領奚契丹二千屯涿州新
城縣

馬擴之入燕也僅脫身而歸然燕王亦懷懼歸議

遣使隨以兵屯新城

金國遣徒姑且烏歇高慶裔充通問使持書來議軍
事先是金人緣朝廷遣昌魯等歸不遣使疑吾有
謀故未嘗先報軍期遣其弟故論相國勅極列及
大小國王等軍破中京取雲中退屯于白水泊阿
骨打親領兵數萬來會又聞童貫取三路大兵臨屯
邊阿骨打與群酋議以不報軍期其曲在彼深恐
朝廷徑取燕地入界守關不得歲幣遂遣徒姑且
烏歇高慶裔充通議使乘舡至登州來朝且自臨
軍乘机措畫

金人國書

五月 日大金皇帝致書于

大宋皇帝闕下因旋使傳繼附音函會當命伐之時未報尅期之約方將併取爰審前由來書云漢地等事並如初議俟聞舉兵到西京的期以憑夾攻不言之期就便計度以此遣兵征討及留送使舡上等侯見勝捷即令拘回次得行營都統所狀初到中京委諭款降不為依應即日攻破外吳中府左右小可州城亦相應尤効以為雖已示威本奉吊伐若便攻拔慮益傷民侯收遠國欲將何往遂乃直抵山西就擒昏主無何潛覺脫身亟遁只獲行宮并女二名文武臣寮續往西京應朔蔚及

西南路招討司一帶諸州縣鎮部族軍戍悉皆親附後有西京德州兩處相次背叛累行招誘竟不自新軍令既成無由可追又遇吳中府左右合聚兵衆約餘五萬縱徒逆戰殺俘殆盡知后契丹昏主竄于沙漠分兵追捕次其餘處所並已歸降下臺亦遣人使來議通好韃靼願輸歲貢徃久稱藩燕京一處畝守國王耶律淳僭號稱尊懇誠告和未審便行攻伐或別朝旨即日敵國新收義當存撫須為親幸以快輿情由是親臨安慰懷睦鄰邦前書已差太傅童貫領兵相應雖未報期緣兵馬已到代北邊陲虜主逃入貴界曾牒代州幸無容

納諒已必知而又不為夾攻及無本會至殆難見
自來計議事理的實今據前后往復因由意或如
何莫示端的盛炎在候順天休今差字重烏歇
高慶裔等充通議使付及管押蘇壽吉家屬前去
有少礼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餘不及宣以此
謹白

五月二十六日癸未种師道裨將楊可世為大石林
牙掩敗于蘭溝旬

帥道裨將楊可世聞燕人久欲內附若王師入境
必箠食壺漿以迎乃將輕騎数千直欲取之至蘭
溝旬為大石林牙所掩大敗而還淳益師三萬餘

人渡白溝挑我軍我軍遇之又北

初貫至高陽召知雄州和詵詢利害詵深言師出
無名今宣撫司既至勢不可已乞且按兵觀釁仍
戒嚴師臣勿得妄行引惹張皇生事貫乃降旗榜
称奉 聖旨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吊民伐罪出于
不得已而為之殺一人一騎並從軍法又造如此
白心旗欲給其向化之人乃命詵兼統制副种師
道

二十九日种師道進兵白溝為大石林牙蕭幹掩擊
不戰而還

師道兵至白溝營幕初定或報曰河北有警師道

三朝日錄 卷六 五
節制諸軍如貫素約指揮諸將曰燕吾民也苟王
師力能接納自來歸附但堅壁為備必有內變切
不可妄殺一人尔等為我約兵卒遵依 聖旨及
宣撫司約束諸將既行楊可世即遣驍將趙明持
黃榜旗往招附比明賊已對壘矣明據橋東具陳
禍福或有欲榜幟者亟欲與之大石林牙看訖徹
毀罵曰無多言有死而已語未竟矢石如雨交下
我軍不為準備又拘節制馳以報師道曰兵刃既
接安能束手就死戰將有功將又曰若不血刃使
和詵坐受其賞則我輩何為而來可世勸所部將
士臨河分遣趙明麾眾擊賊契丹隔水揚旗指西

騎卒隨指而西可世謂諸將曰下流必有可陟處
湏分兵據之會師道遣涇原將趙德來援呼曰急
前德未及往賊已渡水馳騫德老將識利病亟避
之可世大呼罵曰匹夫安得輒北何以報國恩即
捨河橋乃親往戰賊分左右翼圍之趙明兵孤亦
摧可世中鉄簇箭及骨流血滿靴怒髮裂眦鞞
臂以甲捍口御鞍墮兩齒曾腹中流矢亦手殺數
十人得免是夜契丹有奔突意屬四挺將列教金
鼓賊惕然疑我出兵遂不得前漸曉方覺即引
眾而來我軍堅壁不能逞而還翌日西路辛興宗
駐軍范村賊將蕭幹登孤山張蓋據胡床以覘我

軍須臾引去良久賈兵來戰前軍王淵劉光遠翟
進降將趙誦各勒所部兵接戰賊大奮力圍諸將
于山下淵中鎗幾墮馬勝敗未決吳宗遣中部將
楊可世援之又親出軍門以上將節鉞督戰賊遂
退和詵乃勸師道斬前軍統制楊可世號令諸部
以明宣撫司出旗榜本意師道以可世貫之愛將
詵謂此何異穰苴之斬莊賈不惟可以懲戒后且
使虜人知朝廷無意用兵師道竟不從兵孥自此
始矣

三十日丁亥燕王遣秘書郎王介儒都官員外郎王
仲孫賈書同馬擴來雄州宣撫司

先是童貫遣張憲趙忠賈書遺燕王燕王斬之又
令趙誦差使臣譚兀殿直等數人說易州土豪史
成令起兵獻易州史成送燕京亦斬之宣撫司知
造說不行遂遣种師道進兵壓境問罪募馬擴以
往馬有胆氣口辨抗論不屈燕王惧遂遣王介儒
來

六月三日庚寅种師道回軍雄州再為掩擊童貫劾
奏師道責官致仕

种師道既知辛吳宗兵亦挫心頗猶豫又受宣撫
司牒令與諸將議乃請詵可世等共議云宣撫司
令師道與諸公共議可即回歸諸帥皆謂非得西

師去力不濟聞辛與宗西路兵亦挫契丹若未易
圖不若回兵雄州乞暫休兵再議去就和詵以為
彼此初無戰意惟可世擅過界討殺致兵不結解
今虜才對壘而我遽歸自示以弱而彼乘机襲逐
事且不測師道令詵作議狀稟宣撫司初朝廷漫
附會之辭謂一舉可以下望不此而師道與宗皆
表以賊勢貫大撓命兩道皆解嚴令至可世謂師
道曰賊兵方陸梁未可以指屈今知我有還意無
功而歸非氣沮疲乏必襲吾后曠晚發輜重半夜
進軍使銳兵馬殿北比賊覺我已歸矣師道不聽
明旦殺金鼓班師賊知用輕騎尾我擊至古城麇

戰五軍亂師道幾不免甫達雄州賊兵大至宣撫
下令止軍不得入城中外號呼門不能閉可世與
壻馬彥博大將楊惟忠邀戰于城下貫遣辛企宗
領勝捷兵援之時天黑暗北風大雨震雷雹如拳
椀我軍不能視敵自午至申風雨愈急師道遽呼
馬與監軍崔詩聯騎而奔契丹遽以敗盟詬我追
至古城南我師望南潰而虜人亦北自雄州之南
莫州之北塘泊之間及雄之西保州真定一帶死
尸相枕藉不可勝計先是既以招撫為名貫下令
軍中不許殺人及虜騎犯我師皆不敢施弩放箭
听其殺戮故雖諸將亦憤于是童貫以契丹尚盛

未可圖奏勅种師道天資好殺臨陣肩輿助賊為
謀以沮 聖意和詵不從節制乞行軍法侯益詞
向探不寔妄請吳師 詔种師道押赴樞密院責
授右衛將軍致仕和洗亳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
侯益知濠州

种師道責官謝表

表曰領奉告命責臣右衛將軍致仕者搃戎失律
誤國宜誅 厚恩寬垂盡之年薄責屈黜幽之典
孤根以托危涕洟零 中謝伏念臣西海名家南山
舊族讀智囊之遺策知黃石之奇書妄冒功名以
傳家戶荏苒星霜之五紀始終文武之兩途緩帶

輕裘自媿以儒而為將高牙大纛人驚投老以得
侯屬興六月之師仰奉萬全之美衆謂燕然之石
可勒共知頡利之虜就擒而臣昏昧乘時固知非
才應變而筋力疲于衰殘之后然聰明耗于昏瞶
之餘頓成不武之資乃有罔功之責何止敗于國
事盖有玷于祖風深念平生大負今日豈意至仁
之度不加已菴之刑俾上節麾亟歸田里乾坤施
大螻蟻命微茲盖伏遇 皇帝陛下 睿智有靈
神武不殺故得駕馭英雄之要道益捺制服夷狄
之太大方察臣臨敵失宜机不出求全之過計念
臣守邊積歲嘗收可錄之微勞微勞許免投竄此

身獲安閑散之地臣敢不附赤心而自誓擢白髮
以數愆煙閣圖形既已幸于素望灞陵射獵將遂
畢于餘生

康隨跋曰宣和壬寅歲四月十有一日而保靜公
自涇原帥被 聖旨差充河北河東兼陝西路宣
撫司都統制之職乃從本司之河北而招納北人
蓋從河北路宣河北路司之申請也其宣司時已
去都下矣公乃上章乞過關日面對未曾上達耳
間者已有 旨促公便道趨于本司公到高陽
之日乃見宣撫童貫極言其不可云 其畧有曰
前者之謀議某皆不得與聞今此招納之事安可

輕舉動乎童公曰然已得 聖訓不得擅殺北邊

一人其王師過界河時即有箠食壺獎而來迎矣
所以特藉公之威名以治其衆耳今 廟議已定
安可改易乃大書 聖訓于黃旗之上植之于中

軍以誓衆師且督公之行五月二十二日前軍方
過界河已有北人來迎敵既不敢與之對壘交兵
乃姑養其銳而已也時統制官楊可世與麾下將
校數人及卒被傷者甚衆遂即却軍乃回界河
之南在濱河駐兵然北人無日不來侵軼我軍一
日北人隔河問我出師之名公乃遣官屬康隨以
河北安撫申北人陳乞之事以答云乃曰安得此

言箭發如雨下以射我之衆公翌日乃遣康隨詣于宣撫司而告以北人之語且稟其進退之命可移兵暫回以俟取旨而六月三日黎明軍回其北人追襲之直抵于城下屬大風雨兵夫人之自相蹂踐棄擲兵仗滿郊至晚宣司令營寨于雄之州之外城公坐失機會罷兵南歸相繼邸報有此謝表公関陝名賢之后筮仕五十年間提兵何戰不克何城不下而此役初不與謀中則强委任之又兵之節制皆不得自專然考其行事則罪有所歸矣因傳錄于瓦橋州守之西齋云他日関中親舊間而或有見問者當以示之而釋其表辭可以

見公之本末云是年八月十四日康隨記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第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八

政宣上帙八

起宣和四年六月三日
庚寅止十二年巳亥

宋昭上書論北界利害乞守盟誓女真決先敗盟
奏曰臣聞犬戎之性不可以信義結去來無定叛
服不常雖當成周之盛世猶有猥狁之多難故自
來禦戎未見其上策漢唐以還或盛或衰乍叛乍
服然其禦之術率非良策皆不足為聖世道也
故畧而不述迄我有宋而寰區之內靡不歸順而
景德中亦有澶淵之役 真宗皇帝皇天威一

震賊勢瓦解當此之時乘遠北則腥羶之種無噍類矣而真廟聖慈深厚特以兩國生靈為念故擴天地之量貸螻蟻之命啖以厚利與之議和為天下後世萬年安全之計故虜人謹守盟誓不敢南下而牧馬者誠以天地之洪恩不敢有忘也自爾聖祖相承明祖繼照雖睿智神武堯仁湯德足以懷柔威遠然寔亦恃此以為長城也神宗皇帝熙豐之間銳意北伐選將練卒積穀理財修葺城郭繕備器械十九年之間乃倉廩實而府庫充其貌貅之士無不一以當百當是時也鼓噪而前則自河而北其人皆為姐上之肉矣亦以河朔

為祖宗興旺之地故不忍騷動其安可快一時之忿而失百年之好哉此所以終莫之舉也陛下即位以來而禦戎之術寔得其上策故虜使之來其宴犒賜予而思數曲盡乃能懷德畏遠而向風慕義稽首稱藩也所以介曹曹之士橐弓偃息黔黎之民鼓腹詠歌歷觀三代以來傾心服悅至誠向內者無如今日寔乃太平希世之盛事也此者皆王黼董貫力引狂生李良嗣董才之徒以妄生邊事而致煩宸慮至于遣大臣提重兵久屯塞上而倉廩府庫為之一空其官卒吏民無數死亡無數前之所陳奏章悉皆誕妄無稽而財用尚

可以復全其死者何由能更生欺君罔上蠹國害民莫此為盛甚誠罪不容誅矣臣願斷此數人之頭以謝天下不惟慰安虜人之心可以使明知陛下之德音無復猜忌謹守盟好也庶幾奸臣賊子欺君罔上聖而妄興邊事僥覲功賞者有所懲戒矣臣固知陛下聖慈不忍誅戮臣下然此數人不誅則虜人之猜猜忌未易可解也臣願陛下勿以取賢臣之禮取此輩奸賊則不勝幸甚臣聞虜地之中頻歲不登斗米千錢雖有請和之意恐非其本心也特出于不得已耳萬一養銳數年歲谷小稔秋高馬肥士氣稍振復來侵擾則干

戈相尋無時而已較其利害輕重則奸臣數人之誅寔不足惜也又况李良嗣董才二人皆北虜之叛臣也其心懷怨望故附會邊臣撰造虛語欲假中國之勢以復私讐耳此寔兩朝之奸賊豈復有忠義之可望哉臣竊料議者謂歲賜浩瀚虛蠹國用是不知祖宗建立榷場之本意也蓋祖宗朝賜予之費此皆出于榷場歲得之息取之于虜而復予以虜中國初無毫髮之摘也比年以來榷場之法寔壞遂耗內帑臣願遴選健吏講究榷場之利害使復如祖宗之時則歲賜之物不足慮也或者又謂九州中國之地是皆土饒膏腴之

田而歲得甚厚此曾不慮屯戍守禦之備戰聞犒
賞之費乃歲有幾百萬計耶所以貪其所得乃不
足以償其所失也而又戰聞死亡之士橫被屠戮
之民凡人也哉徒有闢國之虛名而無補國之實
利又謂山后之民皆有思漢之心或欲歸順此尤
妄誕之易見者也不惟北虜為備日久山后之民
往々徙居漠北又自唐末至于今數百年之間予
孫無慮已易數世今則盡為蕃種豈復九州中國
舊民哉皆由邊臣之用人無術致探報者利于所
得恣為誕謾而帥臣庸暗又更加緣飾乃妄議邊
事僥覲功賞或者又謂北狄比年以來而為女真

所困侵城掠地橫亘千里勢已窘蹙何我又與女
真從腹背攻取其國則撲滅之易甚于反掌然亦
弗思之甚也滅一弱虜而與強虜為隣恐非中國
之福徒為女真之利耳且北虜雖夷狄然久漸
聖化粗知禮義故百餘年間乃能謹守盟誓而不
敢妄動者知信義之不可渝也今女真剛狠善戰
閉茹毛飲血殆非人類北虜以夷狄相攻尚不能
勝倘與之為隣則將何術以禦之哉不過修盟誓
以結鄰之外好而已本朝與北虜通好百有餘年
一旦敗之而女真果能信其不渝乎異日女真決
先敗盟為中國患必矣此理之必然也然事之必

三朝正史卷八
至雖使伊周復生不能易此議也臣又聞兩國之
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安忍
一刻忘列聖在天之灵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
安忍以河北之民淪于塗炭之中乎而使肝腦塗
地乎臣竊謂凡今之人臣不負陛下採訪之意
愛君愛國論奏忠赤者間亦有之其希承旨背公
營私苟求陛下富貴者亦不勝數遂使忠赤之
臣其志不得伸其言不見用此臣所以痛心疾首
扼腕憤悶也犯顏至于犯顏逆鱗以蹈萬死而不
顧豈得已哉誠以國之大事寔係安危下情壅塞
不得上達今而不言其如后患何譬犹人之一身

中氣痞隔陽不得降陰不得升則百脉不調四休
不充矣久而不克治則病在膏肓矣雖有良醫不
能愈也今疾幸在腹脹之間正宜投藥石之時也
臣願為陛下出疆說諭虜人比因虜中失主深
慮擾攘之際疆陲不戒奸人作過邊臣生事故遣
近臣使之防邊果有群寇妄托北朝驍却邊民雖
降處分不得殺戮正得牒北界陰行捕捉竊慮尚
懷疑貳妄具兵馬務在謹守祖宗之盟無失百
年之好如女真侵削不已而力不能勝則許求緩
于中國報使復來厚加恩禮以釋其疑使之外捍
女真內屏中國則陛下莫枕永無憂于北顧百

三朝手冊卷八
五
姓安業得盡力于南畝寔天下萬一年無窮之利也古人所謂夷狄相攻中國之福正謂是矣臣固知疎遠微賤輒以狂瞽冒犯天威難逃誅戮然臣聞忠臣殉義志士殉名故忠義發之于內則禹鑊忘之于外矣而愛君之心切則慮患之志深也况頑石之五色尚有補天之功愚夫干慮豈無一得之長願陛下勿以人廢言而可以留神聽察則撮土之微尚能增山岳不厭之高燭火之光尚可裨日月不照之明矣臣向任陝州靈寶知縣日因論列陝右錢法蒙 恩 召對面奉德音欲除盜司舉煩言猶叨二郡未到任之日復蒙 聖恩除

臣提舉江南茶鹽事以歲課增衍又蒙 恩特轉一官臣每以未能仰報天地為恨今者伏覩奸賊敢爾欺君義當竭節齎報涓埃是敢僭越輒貢芻蕘萬一臣言可採乞不降出度使天下皆知斷自宸衷不由傍人之言是足以竦動神灵而激昂士類也此虜聞之恩歸陛下則臣報上之心足矣倘或上誤 聖聰置諸禹鑊亦臣之所自甘者也惟陛下下擇而取之書奏枷項編管連州昭乃相州人也宣和四年五月童貫蔡攸等師既行矣則降 旨妄議此事者必罰无赦執政廷臣皆不敢言獨宋昭乃敢上此書論之書既上王黼見之大

三才圖會 卷八
怒 除名勒停送連州編管靖康元年臣僚言宋
昭之書切中時今日之病乞加擢用 詔赴都堂
審察

六月癸巳宣撫司禮侍王介儒等發歸

茹齋自叙曰二十七日全王介儒來起宿涿州次
見走馬者數輩皆奪到南軍鎗鞍馬者又有兵卒
往來介儒云南朝太平長久雖戴白之老不從識
兵革今一旦見此凶危之事寧不惻愴南朝每謂
燕人思漢殊不思自割屬契丹已近二百年豈無
君臣父子之情僕荅曰吳廢殆非人力今者女真
逼燕之人如在鼎鑊之中 皇帝念故疆舊民不

忍坐視是以興師援拯若論父子之情誰者本為
的父耶知有養父而不知有的父是亦不孝者也
介儒笑而荅食時至新城介儒云四軍大王在白
溝令勒留南使至夜宿外驛介儒又云恐非四軍
更在婉順此行危險不易至此無犯虎狼之怒可
以事濟而身全僕曰四軍不能止女真侵軼之患
而于一介使人手無寸刃何足伸其威若言不及
于理其有死而已敢忘全燕大詐安危存亡之大
計哉僕竊料四軍以昨日王師小衄故有番使人
之意密使人訪之昨日之戰王師諒北來耶豈復
是燕人南攻也既而云燕師乘隙攻掠僕曰番滯

一日耳亦無害也四軍令大石林牙來相見云南
北通好百年何為舉兵侵奪地土乎僕曰朝廷
緣女真海上累遣使人獻還于燕每以溫言答之
不敢信從近又得其文牒其言已據山后如南朝
不要燕地則渠國自取之也朝廷不得不發兵救
燕林牙作色云河西家謂夏國累次上表欲行兵
夾攻南朝本朝每將章表封與南朝不肯見利忘
義听用間牒貴朝終得女真一言即便舉兵僕荅
曰夏國雖累行不遜之言然數十年間何嘗南朝
寸地女真所言寔有應驗本朝不惟救應燕地亦
欲自固其邊隅也林牙又云君為使人何得為宗

吉納約僕云貴朝諸公卿曾理論得乃招納使耳
林牙云以兩國和好不欲由使人食罷可行為傳
語童貫欲和則仍舊和不欲和請出兵見陣僕辭
歸過白溝至种師道營僕獨扣轅門有統制官楊
惟忠來迎入見師道畧語燕中事僕因語种曰凡
軍必居高陽以利戰道今公營東西北皆逼林木
恐賊乘其風殺而來更兼白晝眺望亦費覺力盍
少遷之既而師道果移營介儒問曰軍南遷何也
僕始曰此更戍耳晚抵雄州入小使驛僕見童貫
幕府官屬環擁于后貫詢燕中事宜僕具以所聞
于劉宗吉對幕屬徃々頓足抵掌切齒而怒蓋諸

三才圖會 卷八
將方以契丹為復盛如僕所言直易耳又當時种
師道楊可世皆失利于白溝方奏削雄州帥和詵
高陽關路帥侯益以為探報不寔故惡僕直言燕
中之虛机宜王麟者厲聲言馬其可斬貫因麾
幕屬退独謂僕曰事尚在無語勿與諸人言僕趨
出幕府公遽路交口誚責覃評曰吾曹不合不預
教之耳僕曰國家乘時復燕要在因險固而燕人
乃為北塞藩籬方燕人離心日思南歸而燕精銳
不滿千騎耶立淳新立而女真已平山后事勢逼
感寔見如此所以對太師盡言之不曉諸公惡言
此何也且僕捐棄親愛入于不測之虜寔以國家

存亡之所係又肯沒諸公之教語而不對以寔致
誤國家之大事乎中甚不樂時宣撫司議令种師
道退軍雄州師道力陳兵可進不可退鄰敵在途
退必掩襲宣司遣參謀劉韜往諭之師道復不從
已退果為燕兵所襲傷折甚衆軍既入雄州皆上
城介儒望見問之僕給之曰此乃陝西大路軍馬
方到耳而宣司委劉韜賈評王麟李子奇于景李
宗振等携金玉茶具乃往驛中說話至則賓主皆
談舊好但云已奏稟朝廷且欲仍舊但未得其報
耳介儒云燕人久屬大遠各安鄉土而貴朝以兵
撓之決皆死戰于兩地生靈非便仲生云諺語有

三朝正史 卷八
之一馬不韜兩鞍一女不嫁二夫為人臣豈事二
主燕中士大夫豈不念此僕各曰燕人已先嫁契
丹矣今或恐復嫁女真耳于是二人乃相顧大笑
居二日以客禮見童貫畢作報書以鉄騎送介儒
等歸

蔡攸至雄州

北征紀寔曰童貫既敗而河朔之民乃故謂貫反
見蔡攸至率皆沿路焚香戴斗或有以手掬香燃
之且白其事而蔡攸本與童貫相為表裏故不能
有所正也

十二日己亥宣撫司奏到 詔班師

宣撫司奏到及 上聞之亦惧 詔班師令諸將
分屯

童貫作書約遼國李處溫使為內應

馬擴既北歸童貫乃問契丹家誰為首台馬云李
處溫也良嗣不覺喜形于色召良嗣問良嗣乃對
曰良嗣舊在大遼與處溫結為莫逆之交后論及
天祚失德事欲與良嗣同約南歸奔嘗于北極廟
中捻香為盟欲共圖滅契丹今良嗣已南歸但北
極廟中之約必不虛說若良嗣書到必有以內應
童貫即令良嗣以書達之募謀者投書得馬柔吉
等令結義士開門迎降而拘執契丹可以轉禍為

福也記得往年瀝酒北極庙中有歸朝滅遠之言
后李處溫等令子與以帛書來各大率言伺隙密
遣人速報相應之意欲俟王師逼燕為內應趙良
嗣與李處溫書曰竊以天厭契丹自取顛覆兵連
禍結弥歷歲時舊君未還新主孤立擾攘之餘仰
惟勞止不審迩辰台用何似伏惟眷聚上頃年台
旆自中朝使臣還植與與相迎于良鄉之驛舍具
道朝廷禮樂文章之盛痛憤北戎腥羶殘酷之弊
扼腕太息既又執手于中京景昌門外之邸中極
言其戎狄所以將亡之狀議既決乃使不肖先歸
朝乞收復幽薊故地一許時未得未克厥志上

方稽天之數察時之變至于今日然后不肖言行
而計從閣下聞之必已大喜自古戎狄之興未有
若女真如此之速也而遠東遠西乃已為奄有前
年取上京今年至中京遂破其雲中一如摧枯拉
朽耳是以所在肝腦塗地腥聞于天至于山西良
民所遭慘毒如此豈不為之痛心疾首耶尚慮女
真乘已勝之毅勢下居庸之孤城為之奈何我燕
之人必引領南下已有來蘇之望而一上欲拯民
于水火之中乃遣太師楚國公領重兵百萬而將
次于境上伐罪弔民霈如時雨所以號令八路將
帥以至于小校毋得塗炭生灵荼毒良民應天意

順人心擴幽薊安生集此其大畧也如或昏迷不
恭邦有常憲燕地褊狹幅員不過數百里已患女
真之侵其疆且慮舊君之復后至軍兵日益困賦
歛日益重此正契丹運盡天亡之時也雖有智者
何以為謀哉且契丹五京已亡其四矣而區之弱
燕豈能孤立乎閣下與諸大臣豈不共知之耶而
善為契丹之計者莫如勸誘新君以全燕之地來
獻于朝廷以安此元々以保其骨肉此策之上也
如新君執迷及左右用事之人或不明于禍福閣
下可密結豪傑拘囚首虜箠食壺漿開門迎降使
閣下世享其富貴長守此全燕以伸前日之志此

策之次也閣下父子有志于此適丁斯時千載一
逢莫如今日也時乎時乎机不可失也已奉勅聖
旨如以其舊官來降者即以舊官處之功高者別
加厚賞品次者事畢日任使復業恐閣下欲知之
毋使遷延自速傾覆禍福逆順指日可待願俟來
報以慰我思又與李真劉範馬柔吉等書云昔年
漉酒于北極廟中以歸朝滅虜為誓倏忽十年未
即如願今幸朝廷遣大臣領兵百萬將次于近境
足下連集義士開門迎降如能拘執虜囚首可以
變禍為福虜中五京已陷四京矣如能擴我全燕
之人以歸中則是足下陰德與時無窮可以坐享

富貴矣勉旃勉旃人回希來諭處溫令李奭回書云頃自白霄拜別時絕音耗耳可得聞目不得視至于飲讌談笑惟思而念之奭與待之制數嘗發言滅虜為誓近歲間內外相凌盜賊競起雖分五路已陷四京然而幽燕孤危將亡甚于累卵無計解于分離也蓋曆數之將盡相公自入朝廷損變白首夙夜不惶懷履薄臨深之懼東虜近日復有深入慮遭族誅之難不思往日之非惟念今日之吝愚聞慎密然后事濟兵以詭道制勝大宋未有所行先形于外若議具師深宜秘速願救燕鄉無告之民戎酋成立全是相公與北樞蕭公李密李

處能奭等全立新分付得軍兵事與西南北西東間當兼處分速集義士今日二日奭自具狀自備三千甲馬武勇人準備防托女真南來已準奏行近戎主助添招軍賜得七萬貫及有樞吏兵刑太原山甫少卿累次于奭處有言亦有向善事歸化心待與奭耶律策高勰馬諤等同志彭城範與韓僅山西路押軍近日並無文辭來不知存亡所有文字待範來獲便賫管分付到相公似有風蘭此事待方便呈將書來示北遂趨參善保台嚴謹持狀候問不具表弟守太常卿知隨駕翰林醫官使兼同諱當在京軍兵李奭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九

政宣上帙九

起宣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辛亥盡九月三日巳卯

二十四日辛亥耶律淳死

燕王自馬嶺之歸又聞天祚之信乃憂懼而成疾
是夜疾薦而死又無嗣蕭幹乃立其妃蕭氏權主
軍國大事號為皇太后改元建福元年天祚聞淳
死下詔曰天命至大不可以力回神器至公未聞
於智取而古今定論誠厝數難移是以聖人是以
聖人戒于盜竊故秦晉國王耶律淳于九族之內

三真十聖金 卷九
推為仲叔父之尊而百官之中未有人臣重者趨
朝不拜文印不名嘗降璽書別降金券日隆禮數
有加朕寔推崇之也衆所共知共見固無負于尔
者比曰寇亂遂肆窺覷外徒有周公之義內寔稔
子帶之惡不顧大義欲償初心且任用小人謀而
危大寶僭稱帝號私授其天官指斥其乘輿又偽
造符寶兼輕發文字乃肆赦改元以屠沽商賈者
為翌戴之臣以佞媚狙詐者處清密之任不踰累月
之淺便至台階之任位刑獄濫寬紀綱紊亂恣縱
將士剽掠州城以致我燕人遂陷于塗炭天方悔
禍神不助奸視息偷存未及百日一身殄滅絕嗣

覆家人鬼所伏取笑天下而又輒申遺命擅建長
秋妄委婦人專行偽命其送臣處溫父子全恣貪
婪殺戮無辜助為不法衆心離散立致分崩狼狽
荒迷容身無地罪誠難貸令在必行假其餘生庸
示寬大據耶律淳大為不道棄義背恩壞祖宗朕
不敢赦應所授官爵封號盡行削奪并妻蕭氏亦
降為庶人而改姓虺氏外據皇太叔并妃別無閑
碍更不可施行但其封爵懿號仍一切依舊嗚呼
仰觀上天之思禱徇下民之輿情或可勉而行之
然朕亦有所不忍者也且仲尼作春秋而亂臣賊
子懼后之為臣子者可不慎與

三原十日錄 卷九
初燕王之卧病也時在于城南之瑤池殿而李奭父子與陳泌等陰使其奚契丹諸貴人出宿侍疾乃見燕王病薦處溫遂托故歸私第而欲閉契丹于門外然后乞王師以為救援契丹知之遂不果行后有永休縣進納之人傳遵說乃隨郭藥師入于燕國而被擒因告說李處溫父子厚賞其易州富户趙履仁與劉耀遣彼賫文字而通童貫意欲挾蕭后而納土于大宋趙履仁授朝散大夫賤其劉耀為均州團練使又見充宣撫司準備差使也蕭后遂引問處溫及仁等因示其前后之罪犯遂無以對將處溫賜以自盡其子奭即凌遲處斬籍

沒其家資所得見錢七萬餘貫暨金銀珠玉稱之自為宰相之后而數月之間四方賄賂公行矣初處溫父子聞天祚播遷乃勸立燕王僭號以畜恩倖也及燕王死后又恐契丹失其所依一者遣人至北而通于金國以俟其大軍之來期為彼內應一乃南結于童貫願為挾蕭后而納土以歸于宋然皆非至誠之意蓋所以完轉因為自身之謀也誰至知此而反為身之害也及朝廷撫定燕山府乃追封處溫而為廣信郡王封其子奭而為保靜軍節度使以本宅為廟

北征紀寔曰其李處溫者乃遼東故相李儼之子

也嘗以言諫天祚之國危使出中國又不納及九
大王立乃以擁立之功而遂相之與四軍大王者
對立而持其國柄至後又輔蕭太后乃說蕭后歸
朝于是密遣人通好于二帥約其日以燕山來降
及蕭太后既歸而二帥竟失信不能將事周旋于
其間以至事洩而處溫為四軍大王所殺乃抗其
王師矣虜人因知其國且亡也而中國必欲其故
地也是以不戰而聽順之謂中國既得其所欲而
彼尚可以假中國之勢以存其血食而已是以虜
人後復說女真犯中原傾我中根本皆以復讐也
而中國失之甚者尤在于是

又曰遠主既無其主而群臣乃即燕山立其叔九
大王耶律淳號曰天錫皇帝遂乃降封天祚而為
相陰王適值中國犯盟約不惟我師不堪戰抑且
九大王者素得其衆人之心而我又不直是以破
童貫之兵如拉朽耳然至敗后及群小大沮二帥
以議退師在 上意亦欲罷且兵將與九大王復
約舊好獨有王黼力主之述以百端激觸 上意
而以成其奸因沒徑撫房而降 御筆以飭二帥
曰狗性若從頭一殺便會走會九大王適病死而
遠人奉其妃號蕭后為主故遠勢更熾于是再出
師矣

三朝正史卷九
七月二十六日壬午王黼再議出師

童貫與蔡攸自瓦橋關莫州回于河府忽知中山人唐度奏曰耶律淳死矣有燕人越其境而來者皆言以契丹無主乃願歸土于朝廷為詞在朝廷抗豫未決間之太宰王黼極欲功高于蔡京所以力主再興師之議手詔優允于是乃悉合諸道兵有二十萬期于九月中會于三關又詔童貫蔡攸毋歸如敢異其議者斬之于是伐燕之計成矣

八月丁亥朔檢校少傅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為都統制進兵

封氏編年曰朝廷乃以檢校少傅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代种師道為都統制以耀州觀察使劉光世代辛興宗以同州觀察使何權為副統制又分其廣信之兵駐于安肅而遣張思政權領之乃賜劉延慶旌幢七寶及金鎗并御袍束帶以寵壯其行色因議兩道進兵而延慶復營于古城光世及灌駐兵于廣信而此時契丹為連月以塞上無警乃留兵新城其主將四軍大王蕭幹及太師大石林牙以燕王淳之病乃先次並入于燕結為謀策而立蕭后所以不暇來白溝矣而延慶乃暇其亡數遣將校鄭建雄李紹等渡河侵掠俘獲甚

三草十景錄 卷九
五
衆乃有牛欄監軍領其本族契丹會合鄉壯丁出
沒于廣信之界劉光世即出兵迎戰其將真景趙
明及任明等首先摧賊之鋒以萬計童貫乃表其
功而擢光世威武軍承宣使寵錫甚渥俄有詔
華州觀察使楊可世復赴朔方宣使聽候差使貫
乃令守安肅軍時有漢燕良民及諸色人等轉為
憂苦之甚故嘗思南歸未有以發因光世兵至往
往來降也

宇文虛中劄子論取燕山利害

契勘契丹乃二百年之強國也方其富盛之時自
處于尊行之列乃僭越其中國之名號而指其歲
賜為之獻納却又招携附屬而加以制方夏今者
之來遵奉 睿筭而按兵臨邊曾未有半年其戎
虜之畏威懷德亦已至矣所以亟遣使人祈哀請
命而其言之遜順至于有衆循其舊制而惟命是
從之語由以觀之蓋自三代以來而摧強敵為藩
附者未始有逮于今日者也今欲盡復燕雲故地
而能使之來納土者無非臨以大兵假之以歲月
固亦可以致之耳但天生夷狄自古來不可盡滅
但能知彼知己而高以萬全之計乃謂之至要也
今具合計議之事如后伏乞 朝廷集議詳酌施
行之

一兵有勝負此乃古今之常理也若以十萬全軍出塞攻取其涿易未能即拔或者雖得其涿易而其守備未固名人心未固雖聚兵至燕未肯即下相守之時以至半月以上或出奇不意而攻之亦不能拔頽後而無援軍至增灶而糧道又不繼利害當如何也

一今來夏人竭國中而點集其次第甚大若以此兵逆舊虜酋自西而來我軍攻燕未下相遇于燕城之外其利害如何

一女真兵馬見在于中京而我軍雖有十萬之衆必未能圍合于燕城也女真守其約不遣助兵入關其利害如何

一若女真我兵未能下燕女真入關一舉而拔之掠為空地城以城歸我不惟繕守費力又恐為夷所輕其利害如何

一契丹昨來遣使至女真而言願為附庸而女真不納欲求附于朝廷蓋觀其意此乃是畏女真耳于是戒嚴中國避其強悍歸其仁義今西夏乃以重兵壓雲中以狡詐而窺向托為存亡繼絕之言語此其意甚相遠也若契丹者北去為女真之所扼南來為中國之所棄乃收拾其餘曠翻然決計棄夏人聚兵之地乃割地以求為約而續糧以遇

三朝北盟錄 卷九
兵不惟王師入燕為所牽制亦恐他日西北邊事
曾未有寧息之日矣

一若大軍之取燕不能得之后而却與之開納又
許之以稱藩比之今日未舉大兵其恩威兩全利
害如何

一若果得燕人之地共有一府九州五關三十餘
縣又逐旋築寨建堡營置守備人兵糧草調發措
置何所沒出

一女真兵馬或者乃為夏國之所挫或者以其在
外久客遠征一旦歸國或我未能得或燕得而守
備未能固却與女真之大兵較勢相遠而其利害

如何

一若得燕地之后乃有胡虜狡夷雜類而依附于
旁近險阻要害之處或者通款于旧酋或乃別立
其酋長西兵雖強不可以成北兵無信不可依仗
永遠警備利害如何

一若西夏大兵助起舊酋不得入于燕不得志而
歸畜怒乘虛却于陝西河東出沒牽制作過其利
害何如

竊謂之事而為國家之大計者須期永久安邊之道
不要煩費兵馬錢穀并公私事力此心坦然而無
北顧之憂費省其力休暇不急乃過于昨來與契

三朝北盟錄 卷九
丹通好時方為穩使安而便利也若然兵是不解而
兵伐防托或于殄滅北虜之后調兵發卒仍然勞
費無限比于未出兵以前其用太過而其利害不
可不計

九月三日乙未有烏歌等來至國門乃詔趙以良
嗣充為館伴正使又詔起居郎檀倬充為館伴
付使又遣中使李琮與童師禮就班荆館押賜
御筵

燕云奉使錄曰烏歌及高慶裔之行次此多是理
會舊時之例計較禮數如乞就其都亭驛中安住
後乃上殿賜御宴而差其館伴使副使之類童

師禮傳 聖旨乃令臣趙良嗣諭與使副知昔貴
國有兵屯于白水泊雖已多時矣然亦有未是之
處其契丹之舊酋當日原未曾捉得亦未有殺了
今日又聞其契丹舊酋走入于夏國借得許少
人馬而過黃河來奪了西京以西的州軍又占去
地土亦不少但不知副使來時知得子細否使付
荅云來時祇聽得契丹舊酋走在沙漠已曾遣人
馬追捉踪跡其次第矣終須捉獲得之更兼沙漠
之間本係是當時鞬鞞崩古子之地分也此兩國
之君長並已降拜了本國也彼待走那里去而國
書中已載矣

三真十盟錄 卷九
十一日癸卯引烏歇高慶裔見于崇政殿

烏歇高慶裔等乃上殿跪奏曰自臣來時而大金皇帝有語傳與 大宋皇帝因為契丹昏亂悖德主為無道故爾舉此輕兵再伐其遠國大獲全勝所有昔棄舊漢地之事是以專遣人等來稟議上乃遣師禮傳 旨諭以謝大金皇帝而遠遣使人到于闕下別有所回答國書待 朕親筆寫去以見中國相待之厚意今契丹昏主如尚在沙漠早為之捉拿了甚好如有計議別項等事使人可詣宰臣王黼賜第商量可矣 上優待烏歇使人等甚厚慮屢差其貴臣主宴而賞賜金帛不貲至

輟 御用之茗調膏以賜之引彼登明堂入于龍德宮及蕃衍宅別築離宮無所不至無所不遍厚待之禮過于契丹者百倍矣而慶裔乃渤海人也其性尤桀黠頗知書學雖外為禮貌恭順而稱恩頌德不絕于詞而稍、較求其故例殆無虛日也如乞館于都亭驛仍乞上殿奏事 朝廷以為兩國往來通問之議未定再請姑俟他日况在契丹而止修好之初未嘗如此故慶裔遂出其契丹之例卷以面証其朝廷之非請載之國書而為憑據朝廷乃不得已皆從之乃賜之金帛并袍段與夏國錦褐皆辭而不受

十三日引詣王黼第計事烏歇等度趨訖然后升堂
講賓主之礼而授回書

汪藻謀夏錄曰烏歇等辭 聖旨而歸乃諭使人
曰燕中無主止有四軍領其人馬為邊患及挾其
女主而招獫豸為燕國可容哉須早擒之為佳烏
歇慶裔曰而四軍夔離不耳即如汝何人敢尔哉
回本國去即當奏陳此時朝廷疑慮其屢以勝契
毋欺虜人而且有一四軍尚不能制反使彼虜人
擒之自相矛盾矣

九月十五日辛未遼人知易州高鳳遣僧明贊詣宣
撫司約土來降

封氏編年曰知易州之高鳳而與通守王惛共議
云天祚播遷矣而燕王已厭世其女主初立欲謀
遷其漢人或聞之彼欲行誅戮而漢人被其害矣
吾輩安得奠枕無憂哉今者南國之宣撫而被
旨吊伐其漢人往々南歸矣况今蕭幹林牙等見
在燕京可以密遣人歸其款于南朝使南兵束此
而為内外相應盡殺此契丹庶幾我輩可以免其
日后之苦也王惛遂謹諾乃得僧明贊令來宣司
而明贊具說漢皆人朝暮延頸鶴望日俟 天兵
之來欲向歸王化已積有歲時也今者伏聞其朝
廷 詔詞之寬厚檄榜丁寧信至又聞宣撫司日

收歸明而不下千百今日見知易州高太守師通
守王少卿乃專遣僧明贊來見宣撫乞你擇定起
兵月日來抵易州當以為內應而誅戮其契丹伏
侯鈞旨童貫乃即察其來情又使劉延慶以審問
語寔故即密令僧明贊先歸期定二十二日約
天兵前到城下貫許以事濟日賞之以官先次厚
勞令歸

十七日癸酉宣撫司檄劉光世令應易州

十八日甲戌烏歇等入辭 帝于崇政殿差使臣趙
良嗣充為奉使于大金國書止使又差兼送伴
武顯大夫文州團練使馬政充全送伴閤門宣贊

舍人馬擴充國信副使

烏歇等辭歸 上乃令童師禮傳旨契丹悖德昏
主而此時尚在于沙漠早為捉拿住了所謂為彼
此之利也今來國書中事目並係親筆寫去以見
相待之厚意

朝英國書

書云使航既至聘禮增華載惟修睦之殷勤益諗
締交之忠厚且承信約親臨軍旅兼費勞瘁遠撫
封陲用申弔弔伐之寬仁以彰威懷之大畧述聞
風義深慰忱誠自審其舉軍至西京之時即遣太
尉童貫等領重兵相應也河北河東兩路而屢敗

契丹其俘獲甚衆軍殺之早震諒已具知之矣所有漢地以及于夷攻等事並如昔日所遣趙良臣嗣之議而與累次之國書以及馬政所賣之事錄而大信既已定矣此其議亦無更改也其餘悉具如別錄但大軍屯駐並邊已久矣冀其惇守信約速為來應師期共成取亂之圖謀永結善鄰之契好候當秋氣凜冽順保天和安佚今差大中大夫徽猷閣待制趙良嗣等充為國信師副所有須少禮物乃具諸別幅之中惟有專奉國書陳達不宣謹白

事目

一昨遣使人趙良嗣計議以及累次國書所載之事并又令馬政而賣執事錄所議及漢地等事此係五代唐以后所陷者也共十六州乃是營平幽涿薊檀順蔚朔應雲新媯儒武襄等州舊皆漢地漢民內之幽州者乃係今之契丹所稱燕京是也其餘州縣亦有契丹或廢或并更改不常今及改正其名號之去處而候收復訖然後彼此可以畫定封界

一自聞金國舉兵而到西京我國即遣太師童貫等領兵來相應其大軍自從今年四月以後則屯駐于河北路極邊之處累與彼接戰乃大獲勝捷

三朝北盟錄 卷九 十三
仍依元約合兵夾攻以來而見金國進兵夾攻未
曾見其深入祇緣契丹近日屢來犯邊若因其無
備而追襲之乘勢而盡取其燕地即使燕地彼此
不須夾攻也若未收復即合依元約而夾攻也所
謂兩處夾攻者乃係本朝領兵自涿易等處進至
燕京而金國領兵自古北口等處進亦至燕京其
西京管下北漢之地乃候收京復燕京之日俟事
完畢仍為彼此夾攻其漢地外之地土合屬金國
占據

一契丹的旧主見藏在于天德軍北夾山一帶棲
泊因有見帶領所借其夏國的兵馬及勾取其朔
州等處合正軍與鄉軍護衛欲來禦敵于金國今
有燕兵見在搬送其銀絹赴于旧主處賞给与夏
國之來人其兵共旧主若不即為勦除終為金國
後患

一夏國人素性務于矯詐昨聞不時遣使者詣于
金國賀功此其意寔以力助契丹耳至于公行文
字祇詆毀金國事甚切及又勾集其衆兵而借與
契丹聞其累次與金國接戰已經占據其契丹金
蕭河清軍天德軍并雲內州之地若不即為討伐
常作隄虞以此必為金國深患矣至于詆毀金國
文字便可付與使人賣去近據河東路有徽到于

金國軍前都元帥府牒內事一節稱為燕京路而侯秋涼乃以兵收去三國但未知其間欲將如何又牒內所稱二國往來之事乃慮其有下手先后之意據此之意雖是夾攻之事也緣其文字之中語言大未的是所以彼此只合守此夾攻元約施行可也

二十日丙子劉光世進軍應易州之約至白溝為牛欄軍所敗不得前

封氏編年曰是日劉光世進軍乃遣翼景趙明翟進為先鋒而光世楊惟中自為中部張思政一軍乃為後殿而次于白溝却遇其牛欄賊千餘人而

從古城出竟與其先鋒卒然接戰初時我軍不知而以為易州人來款是以不為之備故偶爾遽戰乃為其賊所乘中部乃與殿后兩軍亦皆不得而前矣以至前軍轉戰而至于古峯臺之西又復挫衄矣其易州城內軍民皆望風以為王師之至矣其有太師高鳳乃先令漢人趙乘淵修整器械密為之備至是盡殺其黠虜耶律夷契丹幾無漏網矣或有告其南軍不能勝高鳳與乘淵等咸相顧失色僧明贊乃曰然其事已若此矣且可以固閉其門堅守以待王師之來方日晚而牛欄賊至易州矣而知高鳳有內變以為王師詐敗或別有措

三朝北盟錄 卷九 十五
畫乃急反北奔所以高鳳再遣人來至宣撫司言
契丹耶律在于本州已行勦絕也牛欄兵騎亦已
北奔乞遣人兵前來

二十三日已如遠將都管押常勝軍涿州苗守郭藥
師上表以涿州來降

是日有遠人都管押常勝軍兼涿州苗守郭藥師
曰其判使餘慶涿州刺史蕭餘慶裔乃遣其團練
使趙鶴筭等壽帥果幹精銳之兵八千鉄騎五百
將一州四縣來降

封氏編年曰郭藥師上表云臣聞之上天有道則
下民非后何戴此所謂天人之極致豈非是古今
之常情耶今百姓繫心無非素積其北夷之怨而
一時翹首喜欲得咸歸于中國之明臣乃躬行州
縣之僚屬以及豪右子弟并官員僧道暨軍吏百
姓諸人等而奮臂約一方斬首至三千級允屬篋
蘇之望舉懷賴慶之恩

燕云奉使錄曰其表云藥師之言伏聞此番漢之
人寔為犬羊異類豺狼之性不可以為伍同居自
來生于夷貉之鄉未曾被其衣冠之化願常心思
戴日何啻大旱望霓臣昨見天祚皇帝怠棄奎輿
之貴越在草莽之間萬姓流離而無依棲之地五
都顛覆乃有板蕩之危雖宣宗嗣國而旋致奄忽

三車十日金
當女后之揖政殆尤難于撫綏此誠天命之有所
歸莫非人力之可能致也臣藥師等身雖屬於多
難事不生于異心蓋所居嘗在父邦母之邦不可
廢平日臣子之節今醜虜契丹自為戎首竊稔其
奸謀百出燔燒我之里廬虔劉我之士女而報之
以怨惡乃撫之以仇讐臣藥師等是以夙夜競思
當為戴舜以同心不可助桀而為虐今將所管押
馬步常勝軍用申忌憊伏願

皇帝陛下

副茲多望憫山哀鳴得以特開天地之宏恩特賜
許入風雲之期會寔臣之所願也非敢有希望焉

臣藥師等無任瞻

天慕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

奉表以聞臣藥師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宣
和七年九月十日遼國常勝軍都管押諸衛上將
軍臣郭藥師等表奏

先是遼人天慶十年金人苦于用兵經歲不出諸
路軍馬依舊此備有東南路怨軍將領董小醜因
差討平利州賊坐逗遛不進賊平被誅本部隊長
羅青漢童仲孫等唱率怨軍作亂余親統兵付之
賊勢稍窘郭藥師等內變殺羅青漢等數人遂就
招安蕭幹乃奏由二千人為四營而擢用郭藥師
張令徽劉舜臣甄五臣各充統領燕王即位改怨

軍為常勝軍藥師年少壯其貌甚偉岸而沉毅果敢以威武禦衆人多附之初以武勇四軍荐授殿直從征女真積前后功擢守涿州偽后專政契丹欲再謀殺漢人恐應南軍忽得報言易州降于大宋藥師有意歸明時四軍蕭幹聞我軍再壓境自燕來涿州而藥師以為畜已乃與張令徽劉舜臣甄五臣龔龔詵趙誼韓肇謀叛既決乃召蕭幹開宴款密且以曆數符讖說其歸漢四軍怒曰吾荐汝于朝授此官賊豈可背朝廷藥師以為幹必從請又嘗受荐恩初不敢害幹之當此之際所領兵不多又料藥師既叛意怒其不從慮禍及身遽起

啟鑰而歸去藥師急召所部說曰天祚失國女政不綱內盜外寇天下瓜分宋天子以好生之德吊民伐罪命虎臣擁重兵下易州壓吾之境此勇男子取金印大如斗之時也乃以高官厚祿邀我輩倘項強不進破國亡家噬臍何及衆當如何萬口喧嘩無不響應遂囚監軍蕭餘慶等乃遣團練使趙鶴壽等率精兵八千鉄騎五百一州四縣土民奉表來降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十

政宣上帙十

政宣和四年正月二十七日

二十七日癸未遼人蕭后遣使納款奉表稱臣

封氏編年曰蕭后聞郭藥師常勝軍降于宋甚為

憂懼乃召蕃漢百官集議曰今大金人馬已入于

奉聖州矣又有易州高鳳與涿州郭藥師歸降于

宋正在國步艱難之時宗社將傾之候今欲與鄉

等酌議其去就之策未知其兩國孰可倚者苟可

以托國家者吾將從之也即使納款臣屬亦無所

三朝北盟錄 卷一
恨也若使天錫有嗣斷然不敢干預只今之事宜
議去就或謂金人方當強盛宜附之在大宋有百
年信誓亦可依后曰二者之說皆可取也遂乃遣
其永昌宮使蕭容與乾文閣待制韓昉為使于本
朝又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言與尚書都官員
外郎張僅使金國皆奉表稱臣

蕭后表曰遠國太后臣妾蕭氏上言蓋聞之溟海
納汙繫集衆流而畢會太陽舒照豈料燭火以猶
飛方今天下之大同故爾聖人之有作常為撫心
而悼往無非飲泣以陳辭伏念臣妾先世本乘唐
晉之季年而割燕雲之外地暨逢聖運永康已受

齊盟莫改義篤一家之好誓傳百禩之長孰謂天
心而改卜當國步以多難至于先皇遇此板蕩之
餘業圖勵興復之本志始歷推戴未幾奄致溘然
淪殂爰屬悼娶俾續禰祀常欲引干戈而自為衛
莫若與社稷以偕亡伏念億兆生靈重罹塗炭與
其蹈執迷之咎曷若為奉上之勤伏遇

皇帝陛下

四海宅心兆人為命誕敷文德以柔遠發奮揚武怒
以訓時必將拯救黎元定當混一區宇于是仰承
嚴命敢稽歸款之誠心庶保餘年猶荷永綏之恩
惠今特遣差永昌宮使人蕭容與乾文閣直學士

三朝正史卷十
韓昉等詣

關奉表陳奏以
聞臣妾蕭氏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德興元年九月十日遼國太后臣妾蕭氏上表謹
奏

二十九日乙酉取易州

先是九月二十二日劉光世得宣司之檄令其接
應易州而光世即遣其別將馮宣慶率領五百夜
趨易州有僧明贊極遠而迂王師具言先已占據
其易州訖而高鳳乃與宣慶等共守其回中都統
司二十六日童貫即移檄與楊可世并劉光世合

軍兵共撫綏易州即下涑水至扶溝以赴涿州而
與大軍會可稟延慶節制抑且戒其休國輯睦無
得偏心以私廢害公不料延慶可世素所有隙忌
媚畧同可世部乃安肅軍駐兵孤山與光世合因
發檄書復又互爭其高下以氣相尚兩不平伏而
叱咄軍中洩張有異端有參謀宇文虛中而與監
軍鄧珪兩人平之命分為二營凡三日始至易州
至二十九日付都統何灌于日使中持使節至易
州城下外太師高鳳及少卿王恮率領軍民并僧
道有萬人莫不歡忻感悅將鑼鼓香花而迎勞王
師于郊外是日即入城中出榜撫定官吏軍民等

三朝正史卷十
再閱諸府庫

封氏編年曰時有統制劉光世乃與契丹迎戰于易州之南古燕城之外而光世稍為却之有易州人趙秉淵者殆殺其城中契丹之疲軍于是易州人皆大悅既而乃遣人來迎王師納款衛尉少卿王恂以城降

涿易兩州皆下于是百官詣于紫宸殿稱賀乃拜郭夔師等官有差而郭夔師者是恩州觀察使也依舊戍知涿州軍州之事而張令徽為左武大夫兆州防禦使之任戍其劉順臣賜武功大夫秦州防禦使之戍而甄五臣賜武翼大夫兼懷州刺史

趙鶴壽賜為顯武右武大夫御名州刺史至于龔詵趙拱韓壁並賜朝請朝散大夫直秘閣其餘將校賞賜各有差乃令趙鶴壽責其告勅并賞犒軍之物先回令期于十月一日乃偕夔師等來到易州而與大兵會其燕京所管轄有三千餘處連其鄉兵有五十餘萬悉來接應王師而以常勝軍八千人易州義兵五千人并皆隸于劉延慶在其前軍為鄉導仍自涿州屯泊于雄州郭夔師者渤海之鉄州人也驍勇善戰初虜人乃以為裨將而領其常勝軍而常勝軍者本謂之怨軍也遠人始以領此征伐女真蓋為女真所敗

其父兄弟多被女真殺害所以乃立是軍使之為報怨于女真故爾謂之怨軍也雖稱號為怨軍然亦未嘗去報怨每逢其女真兵來侵則怨軍反從彼而為禍亂如女真兵退則仍然因而復服契丹因此常以為苦故天祚欲與群下謀議殺其怨軍而除其患害故其中裨將郭藥師等乃反殺其首領而求降有都統蕭幹遂金吾大將軍俾守涿州屢以勝我及大九大王已死而蕭后立郭藥師深知燕勢衰弱其國將亡矣遂而決策首先以涿州來降然則常勝軍校桀寔反復之徒也而于虜中亦號為健閑者其副將曰張令徽即其麾下又有四

健將乃號為彪官每一彪挑選五百人然當時常勝軍本只二千人為本朝收復之后因而增至二萬人最其後又增號為五萬此寔燕人之先以城降者朝故廷寵異之

十月一日丙戌郭藥師來易州

是日郭藥師等乃先率以輕騎數人來至易州城外時有叅付都統何灌迎會即犒勞訖俾付宣赴撫司以參

趙良嗣與烏歇等赴金人軍前

燕雲奉使錄曰昨奉御筆處分乃由濟南德州博而渡黃河過邢洛以取井陘路直至代州之朝

三章十日金 卷十 五
谷寨先是其大金國主號阿骨打者已曾親自統
領兵甲數萬人初意欲竟趨中原京已在道中忽
聞彼契丹主而聚兵于五國崖因急為領兵襲之
于八月十二日乃大戰于洵泊之地遂生擒其契
丹都統騎駙馬蕭規而天祚只有數騎引之脫身
遁去及夏國大引兵數萬來襲其天德軍而女真
之都元帥乃遣其偏將寧木割婁宿與字董統兵
將七千人而與夏主人逆戰于阿磨夏求夏人大
敗而走是時秋霖長久積潦方深適山水驟至河
流暴漲而人馬溺于水而死者不知其數但金人
先已殺敗契丹矣今又戰敗夏國而彼兵驕卒銳

意氣滿足而所至則殺掠其無辜即其下亦大厭
之因秋成馬壯遂來傍邊而阿骨打屯于奉聖州
之東粘罕兀室乃屯于應州之南其寧木割婁宿
屯于洪州之西于是牧馬于原野休兵于內地而
請議于朝廷焉

郊齋自叙曰是年八月宣司始回軍至于河間府
而上乃委劉延慶統領其陝西大兵力謀復燕
之事其時僕使隨宣司在于河間竊聞劉延慶而
與幕府酌議持重不可輕率進兵使女真軍馬先
入紫荆関攻下燕京之日然後多將以歲幣而贖
之此為萬全之策僕以謂若使女真入関後必輕

三章十盟金 卷一
侮于中國而其為患甚大用兵務在神速為上遂
條論利害上宣司言不使女真入關其利有五使
之入關其害有八 九月尚書省經撫房劄子王
黼當筆將樞密密院應于邊路軍務事書畫隸所
置經撫房施行而樞密院不得預差馬擴充奉使
大金國使付使前去濟南府已來等候國信使
趙良嗣同取登州海路前去奉使仍充送伴大金
國通議使付今人緣曷魯大迪烏之回疑我有謀
又自以己不報師期一面進兵取大遼中京據山
后地土聞南朝委童貫舉三路大兵趨燕地遂遣
徒姑且烏歇高慶裔等來使以修好為名且以窺

伺我也。至青州承 御筆據代州奏探報阿骨
打已到奉聖州。在雲中府之東乃唐之新州契
丹改作奉聖州。仰趙良嗣馬擴送伴使人取代
州路過界前去奉使。阿骨打書蓋聞我軍入燕
境已數交鋒慮我自取燕而已不得歲入故親來
以決機會。僕因詢良嗣今朝廷所遣奉使未知
欲議何事而趙良嗣即出其國書付本以及 御
筆事目云若本朝所去軍馬如乘勝已入燕京更
不來請大金人馬過關也如或未曾入燕京即來
請大金軍馬進于燕城之北而本朝軍馬乃駐進
于燕城之南仍依元約而夾攻之僕大驚失色乃

抵掌而謂良嗣曰金人方自已以不報師期之故
惟恐我王師定燕之后而守把固関口彼遂不得
歲入金幣故尔遣使人來通議一則接續斯其和
議以邀幣二則使人之來乃陰窺我之動作趨向
今猶幸彼未知吾將种師道楊可世白溝之小衄
及童宣撫氣沮而退然在我則當順其彼來和之
初意而固執前約姑與言之曰今日南朝自從聞
貴朝前來便欲發大兵相應夾攻盖昨來送曷嘗
疑魯等還此乃所以待回舡來報師期耳豈敢有
疑貴朝之爽約耶所以但只猜度或恐舡在海
中阻風別有失悞之期故不待其報來遂急為舉

兵于元約夾攻之說彼此別無違處既以此意答
之仍亦以作國書須一面催督其宣司進兵必得
刻期下意燕以振中國之威平燕而和女真因絕
日後輕侮之患可也何得自示其懦弱盡露腹心
輕身倚以為助全藉彼兵直許之入関如此則大
事去矣日後窺肆侵凌之患其禍豈易量耶良嗣
愕然曰今宣司已退遁兵力不支自非藉彼之力
助之後以金帛誘之何以得燕某曰龍圖既知我
軍力不能取何不明白奏上畫與女真使自取之
急修我邊備守白溝舊界保吾故疆豈可含糊苟
且畜目前小利不防久遠之患爰指失掌此某不

三朝北盟錄 卷十
敢預也是時某之父亦全行遂乃以良嗣辨論之
事白于父之謂某曰而與夷狄共事當先其威以
震服之至日后可保無患今宣司已退沮矣又豈
可以我家之腹心而盡露于外夷也如女真者豈
可以親信結之乎既有如此之論議後必悞國汝
宜速為奏論之若其不從即乞罷去無阿隨以誤
大計僕于是密畫利害而論女真不可使之入關
要當進兵先取其燕京則金人自服矣而邊境可
定矣乞罷臣使事之任而自將其步騎萬人以趨
北虜之地而入于燕平定五關以杜絕女真之窺
覘之患

五日庚寅郭藥司等至宣撫司

郭藥師等是日乃至宣撫司公參而待罪云藥師
生長邊地僻遠燕人猥守一郡頗知禮貌久伏堯
化歸向莫緣近聆王師救民水火除殘去暴已由
疆場所所以謹率同屬請命于宣司童貫令僚佐撫
勞有差

御筆改燕京為燕山府

燕京乃古之幽州也武王克商而封召公奭于燕
所以將燕然山得名耳漢置涿郡至唐之武德元
年始改燕州于天宝元年又改幽州舊本號廣陽
郡也曾有永清節度使守之今改乃燕京而為燕

山府

八月癸巳都統劉延慶與郭藥師等出雄州入新城
趨涿易洛

九日甲午遼人蕭容韓昉至雄州

時蕭容韓昉至自雄州而童貫與蔡攸乃以軍禮
見之貫攸責以其所上之表不見納土字事但止
有納款稱臣因麾而去之即斥容昉曰此非納土
不受款也昉等笑曰納款者即為納土也然虜種
多雜類未便易畜在朝廷當思兩全之事無貽以
日后之懊悔又曰如此好鄰舍而朝廷感踏了所不
知彼惡鄰舍也必然悔之而貫攸以蕭后表即日

飛奏朝廷命蕭容韓昉于雍雄州令管待別聽朝
廷指揮

御筆涿易八州並賜名

山前九屬縣下一項燕山府一十有三縣折津宛
平都市昌平良鄉武清安次永清玉黃河香河灤
陰涿州有四縣范陽歸義固安新城而檀州有二
縣曰密雲行唐平州有三縣曰盧龍石城馬城其
易州三縣曰易水涿水容城而營州只一縣柳川
順州亦一縣懷柔薊州有三縣曰漁陽三河玉田
其景州城乃賜名曰威塞其盧龍縣賜名曰盧城
而石城縣賜其名曰臨州今除燕山一府已賜名

名外其涿州乃賜其名曰涿水郡威行軍節度使
其檀州賜名曰橫山郡鎮海軍節度使而平州賜
其名曰海陽郡撫寧軍節度使其易州乃賜名遂
武郡防禦使其營州賜名曰平盧郡防禦使而順
州乃賜名順興郡團練使而薊州乃賜名廣州郡
團練使其景州賜名深州郡軍事

十三日戊戌而蕭后表方至 上乃御于紫宸殿受
文武百官朝賀其太宰王黼童貫等率百官奉表
稱賀

表曰制軍命將用申中夏之恩威取亂侮亡遂復
全燕之地土盛超乎振古喜溢于寰區臣聞之舜

肇十二州始別異都之土壤周建八百國首疏召
輿之疆封正當天津析木之分支寔為上谷廣陽
之勝會其形勢則有金湯之險固而膏腴乃號陸
海之豐饒嘆石晉之不綱柰羯胡之匪茹盜竄藩
垣而以為龍蛇之窟穴污毀衣冠乃作陷于犬羊
之群黨民胥怨咨天乃震怒

菽祖立極思與物以更新
文考御邦益留神而經始 於昭

熙旦丕顯

燕謀

帝命式于九圍無遠弗届

王者大乎一統有開必先

天方授我以故疆虜自竄身于窮漠允資 聖筭
爰舉師干俾收塗炭之餘肆協雲霓之望虎臣矯
矯之鷹揚 王旅嗶嘯之車馬以長車而先出塞
者百萬有奇將分道以並進者東西相屬方敵軍
之効順故拔其戎壘以來歸當偽后之祈哀乃叩
此轅門而納款豈特念彼昆夷維其喙矣是謂濟
此燕民悅則取之而雨露涵濡盡率土普天之廣
山川表裏無此疆尔界之殊恭惟

皇帝陛下

性脩堯仁

智兼武勇

誕敷文德全四海之車書

肅將天威辟三王之境土凡茲濯征之策仰繫獨
斷之神料纖悉于九重之上契几微于萬里之遙
人神共效其賤天地亦合于符亟臻復之勛古仰
快在天之憤初受瑞闈之獻方陳其希濶之儀已
增輿地之圖更闡大文明之化臣等叨聯輔弼初
乏贊襄宅朔方曰幽都獲預觀于偉績至岱宗覲
群后願遂告于成功臣無任云

詔答之

詔曰朕纂承丕圖方慮日新庶政思加大信允恭

式協萬邦每憇鄰國之歡忻用遵帶礪之信約豈
意狡涓虜酋自從背叛宗盟所以命將出師常得
巡邊脩寇當天戈壓境之未久而土宇來附者無
餘訝偽后之知幾忽遣使露封而納款喜燕民之
效順願束身請命以來歸行將盡復燕雲之故疆
聊以共成 祖宗考之昔志是以君臣有慶宜當
中外交歡成成此莫大之膚功莫大之賴于無窮
之良弼而不揚其偉績乃寔係于嘉謀遽覽賀章
舉聞忻快

聖旨送秘書省

賜新復州縣曲狀赦

詔曰朕膺天駿命夜寐夙興惟思 祖宗之是紹
仰賴上帝之數佑中外敎寧四夷賓服于是遠暨
海隅莫敢罔不率俾乃眷燕雲之境壤寔維我國
之舊封因五季之不綱遂尔陷于北狄屬者虜酋
失道自絕于天而怨結四興其勢以瓦解惟予克
相上帝用是寵綏兆民爰命六師之衆大申吊伐
之功尔其有衆懷德惟素沛然率籲群心奔走以
來歸莫之能遏王師無戰而投誠豈惟先志之是
承亦念四海之未靜惟朕以懌斯言不妄興念茲
土久困暴昏上下相陵虐用無常典刑屏棄罪及
無辜崇奸賊賢痛毒猶在以寬代虐帝命惟新應

三朝正史卷之五十一
收復及已歸附州縣見禁罪人除抗拒王命及謀
為不順外其餘之罪並皆寬貸釋放大小俱宥也
見在停廢文武官員將校及公吏人等並許所在
自陳當議盡行甄收隨材任使其流配人與逃亡
及為盜賊者並令釋罪赦放歸農為業惟爾有官
體茲懷意奉承罔怠以稱 朕躬惻隱之誠心庶
濟一方亟蒙之休澤故茲親札之 詔示其爾中
外咸使聞之

又手詔蠲除科率

詔應目前無科率抑配以及積奸弊政一切煩苛
之令勅諸州一一具聞當悉行蠲罷不必待報者

宣撫司除之積久稅賦若公私子錢皆免逃亡人
戶委州縣長吏招誘以歸加意存恤貧乏飢民並
以官粟賑給無令失所掠獲人口者各尋付其家
違者重置典刑

又手詔甄擢賢才

詔見在官者俊若有公卿士大夫已議褒擢外有
懷才抱藝湮沉下僚或素為鄉里所推未被試用
者勅宣撫及州縣長吏詢採以聞當不次擢用其
以忠直得罪虜酋或為權倖排斥或以誑誤抵罪
者並以名聞咸當甄擢永用為勸

十九日甲辰都統制劉延慶何灌郭藥師等統大軍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十
出雄入新城縣劉光世楊可世出安肅軍入易州
會于涿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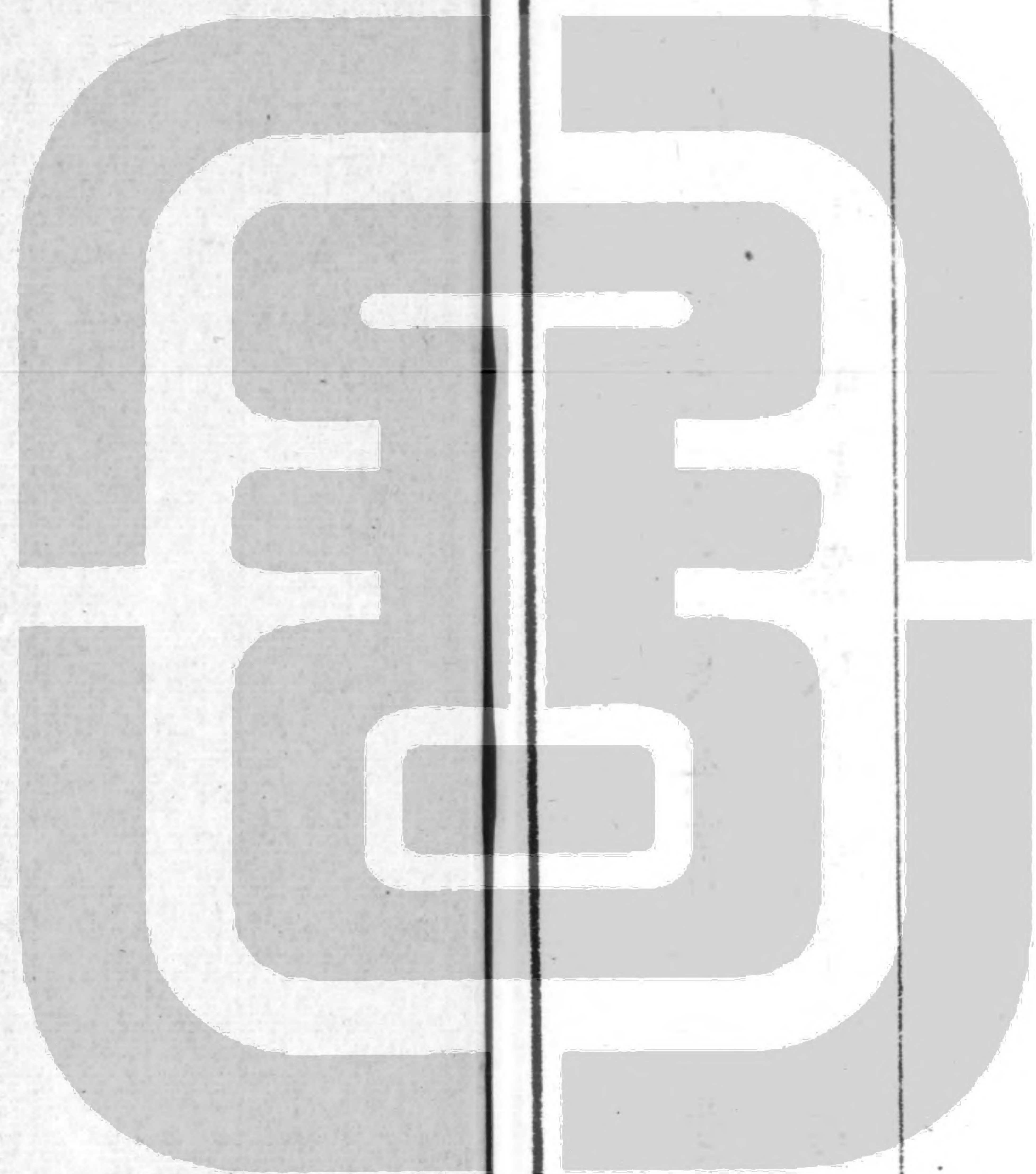
光世劉延慶等至涿州撫定軍民次涑水縣令
負弩前驅作樂致禮令可世守涿州延慶以可世
所部兵少更付中軍及熙河環慶兵二萬營左軍
俾楊惟中副可世延慶統諸道兵與常勝軍暨趙
詡兵無慮五十萬鼓聲振天地自古出師之盛未
有甚于此自如至酉至良鄉縣盧溝河前部報曰
臨河與四軍蕭幹大石林牙賊鋒相交時賊兵不
滿二萬憑河排布未突虛寔延慶領五軍下營發
塚拘帳以備賊出兵抗敵曠曉各憇勝負亦皆相

償也

二十日乙巳劉光世等復與蕭幹對壘

是日將晏賊鼓噪攻我戰于料石岡三獨萬還

--	--	--	--



七

聖